

# 世界文學名著

文 丐

辛 克 萊 著  
繆 一 凡 譯

THE POT BOILER  
INTEGRAL EQUATIONS

By  
UPTON SINCLAIR

Translated by  
MIAO I FAN

02-0  
1930  
10月10日



世界文學名著

文

丐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80107)

世界文學名著文

丐一册

The Pot Boiler Integral Equations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Upton Sinclair

譯述者

繆一凡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藏

\*C六九〇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四三號審查證

## 譯者序

這位作者是大家都熟悉的，不用我來介紹，他的著作被譯成中文的已有不少。現在祇把我個人對於本書所發生的關係，略講幾句。

在一九三二年，從友人梁君處借到本書的原文，看過以後，竟感到非常的興趣，所以又轉借給另一個友人。不幸一二八慘案發生，這位友人恰巧住在北四川路，他所有的東西都遭焚毀，這本小書當然也不能例外。本書原是商務印書館所經售的小藍皮叢書之一，後來我就跑去，發癡似地站在一堆小藍皮叢書面前，尋了幾小時，差不多把所有的都翻過了，終找不到此書。問了許多西書店，也沒有別的版本。去年我就託該館到美國去定購，本來此種書在該館祇售一元二十本，誰知我卻花了一元餘，始買到這小小一本東西。當我收到此書的時候，歡喜得如同見到久別重逢的好友一樣。後來我又花了許多

功夫，把它譯了出來。承余上沅先生參照原文略加修改，故特在此誌謝！

本書並不是充滿了濃厚的色彩，也不是怎麼激昂熱烈，像他的其他傑作一樣。它祇是大膽地把社會的黑暗暴露出來，還帶着許多深刻的諷刺，頗能引起讀者同情心的共鳴。正像著者自己所說，裏面充滿了眼淚和歡笑，悲哀和熱情，能打動人們的心坎。並且在演劇的技巧方面，也有新的貢獻。所以我謹把此劇介紹給各位，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二十三年六月一凡識於滬上。

## 正劇中的人物

威侯——著作家

蓓凱——助理編劇家兼評論家(他的妻)

碧兒——他們的兒子(八歲)

爹——威侯的父親

史密德——雜貨店老板

警察

房東太太

## 插劇中的人物

賈克——主角

鮑浦——他的堂兄

爹——他的父親

吉茜——他的姐姐

葛萊第——他的未婚妻

佩安——女侍者

道萊——她的姐姐

碧兒——街上的小癩三

史密德——飯館老板



警察

房東太太

掃雪者

管家

(註)——在正劇和插劇中飾爹，碧兒，史密德，房東太太，警察的演員，都是同一個人，飾賈克的就是飾威侯的演員，飾佩安的就是飾倍凱的演員。

原书空白页

## 第一幕

景——離開足燈約有六尺的地方，掛着一層透明的紗幕。在全劇中，凡在幕前演出的就是正劇，凡在幕後演出的就是插劇。在紗幕的兩旁，佈着大寄宿舍中一間小閣樓的背景。紗幕的中段最好稀薄得幾乎沒有了，使觀衆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插劇中的重要動作。正劇的右面，是一扇長窗，開出去就是太平梯，窗前放着一個小孩子睡的帆布牀。正劇的左面有一扇小窗，一個門，一個平面書桌和兩張椅子。正劇的背景在此四幕中一直沒有更動。插劇的背景隨着每幕而換。第一幕的背景是紐約一家老式有錢人家的一間客廳，當中和左面都有門。紗幕的前後裝着許多小電燈，同時還要能够於一次關掉幾盞，所以不論前景或後景都能够慢慢地隱滅。正劇通明的時候，插劇就暗得使人看不見。前面全黑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從稀薄的紗幕中

看見插劇演出。有時因了猛然的攪擾，夢就在一剎那間消滅，閣樓的真象立刻顯露在我們眼前。全劇中需要三個正劇中的人物迅速地換裝，在插劇中演出，還要迅速地回到正劇中來。在這些地方，對白和地位都已編排得可以運用這種變化。

幕啓——正劇，蓓凱正把碧兒放到牀上去，她又年青又美麗，他是很活潑的，不過亦是很瘦弱的小孩。

碧 媽！

蓓 碧兒，怎麼？

碧 你猜得着嗎？

蓓 猜幾猜？

碧 三猜。

蓓 好吧。我猜我的小寶寶不想睡覺。

碧 媽！你猜到了！

蓓 當然，媽猜起來總不會錯的。

碧 可是天還沒黑哪。

蓓 我知道——因為這是夏天呀。你忘記了那首歌嗎？（唱）

冬天起身天還黑 穿衣都得用燈光

到了夏天就不對 白天就得爬上牀

碧 媽——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呀？

蓓 我不知道，好孩子。你爸爸有事。

碧 他不回來吃晚飯嗎？

蓓 我不知道——他沒有跟我說。

碧 他是在那兒寫東西嗎？

蓓 是的——不然就是在那兒想他所要寫的東西。

| 碧 | 媽！他很會寫的，是不是？

| 蓓 | 當然！

| 碧 | 你瞧他寫得好嗎？

| 蓓 | 當然好啊，碧兒！

| 碧 | 你並沒有對他說寫得好呀。

| 蓓 | 我沒有說嗎？

| 碧 | 沒有——你倒常常怪他寫得不好？

| 蓓 | (笑) 哦，媽是要他寫得更好點，你知道吧。

| 碧 | 媽，你想我長大了會做著作家嗎？

| 蓓 | 說不定，好孩子——全看你自己。

| 碧 | 我也許要找個拿薪水的事，好嗎？

| 蓓 | 你從那兒學來那些話啊？

碧 你不是老和爸爸這樣說嗎？

蓓 是嗎？好，算我說過！得，得，碧兒乖——過了睡覺的時候了。

碧 我不能等爸爸回來嗎？

蓓 不行，好孩子。

碧 那麼，你可以叫他叫醒我嗎？

蓓 不行，好孩子。我不叫他叫醒你。

碧 媽，我睡着了，你可以叫他親我的嘴嗎？

蓓 這行，我可以叫他親你的嘴。現在總好了吧。好好和媽親一個嘴！睡吧！

碧 媽！

蓓 怎麼？

碧 隔壁人家今晚倒沒有開留聲機？

蓓 沒有，好孩子，睡吧。

後面人家也沒有唱歌！

聽媽的話睡覺吧。不許再說了。

媽！

怎麼？

我不說了。我睡了。

好好睡吧！

（她走到左面去，一個人哼着；在桌旁坐下，預備做事。）

（一個多愁善感的青年詩人，輕輕地從左面進來。他瞧瞧蓓凱，然後把門關上，蹣着腳尖走過去伏在她的肩  
上。）  
好嗎？

（二驚）哦，威侯，你嚇了我了！你在那兒耽擱了這些時候？

哦，話說起來長了。

你吃過飯了嗎？



威 沒有，我不想吃。

蓓 什麼事呀？又有了新的思想嗎？

威 蓓凱，等一下我告訴你。

蓓 （看他從袋裏掏出信來）有信嗎？

威 是的——全是人家退稿子的通知單。沒有旁的，祇是退稿子的通知單！（把一疊退回來的稿子扔在桌上）我多麼希望有那末一個雜誌社換了退稿子的通知單的格式！（懷喪地坐下來）

蓓 你弄到錢付房租沒有？

威 還沒有，蓓凱。（忽然）老實說，我並沒有去弄。蓓凱，我非要寫那本戲劇不可！

蓓 （驚慌）威侯！

威 我告訴你，我非寫不行，這就是我今天所做的——我坐在公園裏，反覆地考慮——自從午飯時一直到現在！這是個一鳴驚人的思想。

「蓓 哦，威侯，我全明白——但是我們正等錢用的時候，你怎麼能寫戲劇呢？就得要錢，好給房東太太好給雜貨店老板！」

「威 但是蓓凱——」

「蓓 威侯，你非寫點立刻賣得掉的東西纔行——人家一採用，就可以拿錢！最好是短篇小說，小品文字！」

「威 （發狂似地）但是你知道，我要是老寫短篇小說和小品文字，我總得做奴隸。我所賺的祇能一個禮拜一個禮拜支持下去。老做文巧，一年一年總是這樣賣文度日！青春去了——一生也完了！蓓凱，我必須勇敢地幹一下，做點偉大的事，纔能出頭呀！」

「蓓 但是威侯，你真傻！戲劇是最難賣的東西。一千一萬次中怕沒有一點機會呀！」

「威 但是蓓凱——」

「蓓 你聽我講。你跑到公園裏去做戲劇的夢——但是我卻要等在家裏看房東太太和雜貨店老板的臉。我告訴你，我受不了！老實說，我非回到舞臺上去，才可以維持這家

庭。

威

(哭喪着臉)

蓓凱！

蓓

我明白！但是我弄得無法可想了。房東太太天天來催——雜貨店老板又不肯通融。我們再也弄不到麵包和肉了——我們全完啦！

威

唉！真糟！

蓓

我已經忍耐了八年，我們從來沒有想到會要這麼久的。你說一年——三年——那時你爸爸必定會心回意轉，接我們回去，或是給我們點錢。但是你爸爸並不回心——你爸爸死後，錢都要捐給濟良所呢！我告訴你，親愛的，我非得回到舞臺上去賺點錢來維持生活才行！

威

(面露喜色) 你可以主演我的戲劇。

蓓

是呀——第一夜就要成了名角！這真是丈夫和詩人所說的話！我敢說，威侯，我祇好當個配角，講幾句話，拿二三十塊錢一個月——

威 (呆望着前面，強壓住自己的熱情) 你聽我說！我竭力想不幹——實在的，我真想不幹，但是

我丟不開那本戲劇。你知道我常說過我要想一篇像我們自己這樣的故事——好讓我採用現成的材料，好把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歡笑和眼淚放進去。蓓凱，這就是那故事！裏面充滿了悲哀和熱情——會抓住觀衆的心——

蓓 親愛的威侯，講到觀衆你曉得什麼悲哀和熱情！你以為那羣人每天晚上擁到百老匯路是來尋求悲哀和熱情的嗎？他們是要看穿着最時式的巴黎新裝的女人——或者一點衣裳也不穿的！他們要看穿夜禮服的男人，喝着上等的酒，吸着最貴的雪茄煙，離開王宮似的家，坐着汽車滿處跑。

威 但是蓓凱，這本戲劇也有兩幕華麗的背景。我可以給人家看看我從前的生活——我用我爸爸的房子做背景。我能在四天之內寫好！

蓓 是啊——你祇要整夜不睡地寫就行啦！你豈不知道你整夜地做事，你的肚子整日沒事做嗎？你不是對我立過誓說，你不再在夜間做事嗎？

威 (手緊握住她) 蓓凱! 我非得寫這部戲劇! 我已經起稿了。

蓓 什麼?

威 你想我整個下午幹些什麼呀? (從後面袋中掏出一大束紙) 瞧這個! (拉她到桌子前去) 坐

下來聽——讓我來告訴你。我要講我自己的故事——一個有錢的青年因為和他的父親鬧翻了，就跑到社會上去爲自己找出路。我想叫他賈克，但是實在就是我自己。你想我二十一歲的時候——那時候又快活，又自由，又會玩。

蓓 哦，威侯，我想不出來! 我真不相信你曾經有過錢，有過自由!

威 但是我從前是這樣的，蓓凱! 這就是從前的事。你讀這篇稿子，你就曉得我那時還不知道什麼叫做苦惱——我生來從沒有用過力，我不明白什麼叫失敗。哦，那是多麼奇妙的時代呀，蓓凱! 現在祇要想想都覺得奇妙。我想到我二十一歲的生日——酒席設在爸爸的客廳裏 (威侯講下去的時候，正劇漸隱，插劇漸顯) 有我的姐姐吉茜，還

有我的堂兄鮑浦，他是一個大學教授，他以前到社會上去做過一次漂泊者，實地去

考察人生。你瞧，這全是我的故事——我個人的故事！不過你知道，我的名字叫賈克！稿子在這兒！你讀吧！（插劇全明。正劇中的人都隱在黑暗中，祇看見剪影。威侯和藏在臺上桌後的代替人互換地位，然後躡着從左面溜出去，迅速換裝，飾賈克，預備在插劇中演出。）

吉 但是鮑浦——

鮑 怎麼，吉茜？

吉 你待人太無情了，鮑浦！

鮑 一點也不！根本人生就是無情的，你不懂得。賈克也不懂得！

吉 你爲什麼要他懂？

鮑 我要他盡點名分去糾正過來——總比虛度一生好。

吉 他豈不是要進大學嗎？

鮑 （笑）有什麼了不得！

吉 你不贊成進大學嗎？

鮑 我不贊成賈克那種樣子。他完全是遊戲，我要他好好幹點事。將纜我跟他這樣說  
過——

吉 你老是怪他，鮑浦。

鮑 我要教他些東西，教他知道些人生的真象。

賈 (穿着夜禮服從左面進入插劇) 天呀！你們倆還在爭論嗎？

鮑 是的，賈克——還在爭論呢！

賈 你們不能停一晚嗎？我在大學裏可不是和你們同班。

鮑 你若是的，賈克，你倒會學到些真正的東西，關於你在裏面生活的這個世界。

賈 啊，算了吧，鮑浦！你真使我頭痛！就因為你有一次穿上了漂泊者的衣服，跑出去一年

和些無賴瞎混，你就想四處去亂嚷，使得你所認識的人見了你都討厭！

鮑 可是，賈克，我所看見的東西，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始終忘不了。我不願聽我的只會說話的年青弟弟坐在那兒倚賴着父親的進款來推測人生——我也不要聽他說

些非常愚蠢的話——

（怒）什麼，比方說？

鮑 就是你今天所說的——假使一個人失敗了，那一定是他自己的過失。

賈 我說要是一個人有點本事，他在社會上總可以辦點兒事情。

鮑 我說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大多數的人就不得不失敗。

賈 他們只要會用腦子去試，不會不成功的。有許許多多的好事情都空着等人去幹呢。

鮑 唉，賈克，你真是傻瓜！

賈 你不相信，我願意試給你看。

鮑 我們願意做各樣勇敢的事情——只要沒有很多的困難。

賈 我怎樣證明給你看？

鮑 你不能證明，賈克——那是辦不到的。

賈 假使我要來證明呢？你要我怎麼幹？



鮑 你不過是糟塌我的光陰。

賈 (對吉甫) 你瞧，他簡直不敢回答我！

吉 回答他，鮑浦。

鮑 你要證明什麼，賈克？

賈 一個人真要找事，總會找到的。

鮑 好吧，你找去吧！

吉 那是極容易的——賈克讀完了大學就有幾十樁事體等着他呢。

鮑 我不是說他仗着他父親的名字。這樣——我想出一個法子來試驗你。樓上我的箱子裏有一套舊衣服，那是我跑出去做漂泊者的時候穿的。你穿起來。再穿上一件破大衣，再戴一頂破帽子。我還要你挖空你的衣袋——但是你也用不着操心——根本袋裏就沒有東西。今晚從這兒跑出去，咱們講好條件——六個月內你不許告訴一個人說你是誰，你也不許跟一個朋友通信，更不許借用他們的勢力。這六個月，要

你自己去想法子，去忍受你所要遭遇的事。那時你再回來讓我們瞧瞧，你在社會上發展得怎樣。我們也可以知道你倒底改變了你的觀念沒有！（稍停）

（低聲）這樣你就滿意了嗎？

鮑 是的，我當然滿意。

賈 好吧！賭這口氣——我做給你看！（立刻往外走）就是今晚！

吉 （驚）賈克你昏了。

賈 我沒有昏。我說話算話的。我討厭他的嚕囉！

吉 （跑到他面前去）不要聽他的話！

賈 我要叫他瞧瞧。

吉 （對鮑浦）我不讓我的兄弟離開我！

鮑 不用愁，吉茜。你的兄弟不會真去的！

賈 我要去！

吉 (荒亂) 但是賈克！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鮑 我們把酒席留着吃冷的好啦。他一兩天內就會回來的。

賈 你不用譏笑我，鮑浦。

吉 (抓住他的手) 我要叫爸爸了！你不要去！

賈 (對吉低語) 你聽我說，吉。還有別的緣故呢。我非去不可。我又在學校鬧了亂子了！

吉 賈克！你做了什麼事？

賈 哦，話講起來長啦——關鍵就在這兒，爸爸今天也知道了，他要大發脾氣。他上次說，假如我再要闖了禍，他就趕我走了。

吉 但是賈克，他不會真辦的！

賈 是的，他會真辦的！我不願意給他機會命令我走——我要在他到這兒來之先走——

——(他往左面走出去) 我去拿那套破衣服。

吉 賈克！我求你——(賈克出)

吉 (轉向鮑) 鮑浦, 我想你真可惡!

鮑 爲什麼, 吉茜?

吉 老是怪賈克! 你把他弄瘋了!

鮑 不要緊——他就會好的。你還不知道他什麼都不會有長性的。

吉 哦! 我想你真可怕! 正是我們請客的時候——我們怎麼去對客人說呢?

鮑 告訴他們實話; 他們必定以爲很希奇——好像戲劇裏的事情。怎麼, 吉茜——

(在這段對白的時候, 賈克已換了威侯的衣服, 溜回來坐在桌旁。在正劇中聽見一聲光暗。插劇立刻隱滅, 前臺燈光全明, 正劇演出。)

威 (擡起頭來, 又錯亂, 又憎惡) 天呀! 這是什麼?

蓓 恐怕是下面有人吧。(註)

威 哦, 老天爺!

(註)——原文「啞吧侍者」是指美國人家中扯東西上下用的甬道, 形似方煙囪。

蓓 (站起) 等一等，(很快地從左面出去，向下叫) 什麼？

下面的聲音 垃圾！

威 (抓散頭髮) 垃圾！

蓓 (精神抖擻) 好！(回來拿桶，又從左面出去)

威 垃圾！垃圾！垃圾！

蓓 稍為高點——行啦！好了！(進來)

威 你能解釋給我聽這個宇宙間的一個祕密嗎？

蓓 是什麼？

威 爲什麼倒垃圾的人是在我忙的時候來嚷？

蓓 親愛的威侯——也許倒垃圾的人會奇怪爲什麼他來嚷的時候，你老是忙呀。

威 (嘆氣) 現在，我好繼續下去嗎？

蓓 你等一等，過幾分鐘他就要還桶了。

威 幾分鐘！唉，當著作家真苦啊！（誠懇地）可是，你瞧我的戲劇怎麼樣？

蓓 威侯，我很抱歉要使你失望。這齣戲劇是很好的——不過不能應用。決不能拿到百

老匯去演！

威 （垂頭喪氣）不能演！

蓓 不能太囁嚅了——太充滿社會問題。你不能叫觀衆來聽很長的辯論。

威 這豈不是他們大家所需要的嗎？那些資本家的奴隸坐在包廂裏——

蓓 我知道，威侯——但是他們並沒有想到自己是資本家的奴隸，他們也不願意化了

錢來讓你這樣稱呼他們。坐在三塊錢座位上的那班人都已經發財了。亦不願意再

讓人家考問他們是怎樣發的財。去掉這些社會問題，威侯。

威 難道一個人不能在現代的戲劇裏討論現代的問題嗎？

蓓 可是可以的，威侯，不過你須用旁的法子下手。你須弄點那般人所要的興奮。瞧瞧他

們的臉，威侯——你瞧他們是多麼疲倦！你須找些能打動人心的東西！可不是辯論，

亦不是空泛的理論——須要一種人類慾望的衝動！這是最要緊的東西，個個觀衆都能懂的！我想你的意思是很好的——叫一個富家子弟跑出去，到下層社會裏去試試他自己的命運。這裏面倒有一些冒險，好笑和緊張的機會。你自己既然這樣幹過，這些你都是知道的。不過你所寫他跑出去的情節，不能令人滿意——（下面吹哨聲）

威 見鬼！

蓓 威

等一會兒，威侯（從左面出，向下面叫）請你低點。不是——我說低點好了——不用太低！（拿着桶進來）好了！現在一切麻煩都去了。威侯，你聽我說。你如果真要寫，你就得要顧到觀衆，要隨他們的所好。你瞧，一起頭，你就漏掉了一樣最重要的東西，不管是悲劇或是喜劇，不論什麼戲劇都少不了的。

是什麼？

戀愛。

威 蓓 威

第二幕就有了。

蓓 爲什麼要在第二幕？

威 因爲賈克在那時候會見了女主人翁。我不能弄兩段戀愛在裏面啊！

蓓 我的威侯，你可以弄一打，祇要你有這個本領加進去。

威 祇有一個男主人翁嗎？

蓓 唉，威侯！你難道除了我沒有愛過旁的女人嗎？

威 （倉皇）蓓凱——

蓓 你沒有嗎？

威 噫——你是知道的——

蓓 我當然知道！你跟一位有錢人的女兒訂過婚，後來逃走去和一個女戲子結婚。你爲什麼不把有錢人的女兒放進去呢？

威 葛萊第嗎？

蓓 大概她的名字就叫葛萊第。你告訴她我非常愛我的時候，她怎麼辦呢？一位冷淡高



傲的美人寧肯死，不肯讓你知道她傷心！那豈不正是觀衆所要尋求的嗎？富貴的公主正合他們的意思！你還在那兒和一個姐姐胡纏！那個倒霉鬼會管什麼姐姐的事？那麼，蓓凱，這本戲劇還是你來寫吧！

威 自從你當初告訴我這件事，我就想過了。把你的椅子搬近點，讓我把我的意思說給你聽聽。（插劇漸漸顯露）鮑浦和吉茜在那兒，仍和先前一樣；但是葛萊第也在那兒。我所寫的情形和你寫的很有點不同的地方。這是下午，葛萊第請他們吃茶，她慎重其事，好像開茶會一樣。給我些紙，讓我來寫戲詞。（她寫得很快。插劇全明，威侯偷偷溜出）。

葛 這倒很有興趣，我等着吧。  
吉 等什麼？

葛 我很奇怪，倒底要等多久，他才會來問我對於他的計劃以爲如何？

吉 葛萊第，我希望你叫他打銷這計劃吧！

葛 你的提議是落伍的了，吉茜。摩登青年決不會因了他未婚妻的請求，就打銷他的意

思的。

吉 至少總要把你的意見告訴他！

葛 你不要糖嗎？鮑浦？你們豈不知道他從來不關心我的意見嗎？他要關心新鮮的事情，他要去考察人生的真象！

賈 (穿了午後的衣服進來) 葛萊第，那有這會事！

葛 你喝茶嗎，賈克？

賈 你要知道，我絕對不承認。

葛 一塊還是兩塊，賈克？

賈 我在學校裏弄糟了——

葛 太濃嗎，賈克？不要對我說這些假話。你可以去掉我，也用不着出去漂泊。

吉 你怎麼說這話？

葛 這是無可隱瞞的事！因為要躲避六個月，不要看見他的未婚妻，他情願出去，和極醜

髒極討厭的人住在一起！

賈 你動氣了！

鮑 你應該明白，葛萊第——這樣可以改正賈克啊。

葛 也許要改成爲我所不要的人呢？我倒是歡喜他這樣。

鮑 你不願意他知道些人生嗎？

葛 我不願意他知道些下等的人生。我一點也不懂，他爲什麼對於紳士和太太們的人生還不足。

賈 我想我關心更深的事，你也應該爲我高興。

鮑 賈克，你是又年青又自由。我祇要看看你都覺得快活——因爲你就是青春的靈魂！但是此後你要變得嚴肅，你的面色要發白，你的額上要生皺紋。你也要長長嚙嚙，像

鮑浦一樣，這樣——你真要煩死我了！

賈 你和我開玩笑吧！

葛 我老實和你說，我完全是認真的。我的愛情是死了！

賈 你決不——

葛 賈克，我就是說我已經失去你了！

賈 （要想握她的手） 你不要說這話！

葛 賈克，這樣粗暴的舉動在茶會時是危險的。你要弄壞我的衣服呢！

賈 你如果覺得這樣，我就不去好了！

鮑 哦呵！好快！

葛 去幹你的大事吧，賈克。用不着把我們的分離弄成一齣悲劇——你知道我多麼恨

苦戲。我不能愛一個嚴肅的人——祇要想想都使我害怕！去吧！去吧！——我極端主

張你去！

賈 （垂頭喪氣） 那麼好吧！你如果這樣，我就去！（急向左出）

吉 葛萊第，我想你這樣做真怕人呀！

葛 一點也不，吉茜！

吉 你真的叫他去嗎？

葛 叫他去嗎，吉茜？你怎麼想到的？你不能叫這些摩登青年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來來去去都是隨他們自己的意思。他們以為他們要一個女人，他們就來求她的愛；但是他們後來漸漸變心了——他們討厭她，就以爲一切生活都使他們討厭。所以他們跑去嘗試新鮮浪漫的東西——比一個女人的愛稍微不討厭的東西。人生的真象！

吉 我知道賈克愛你！

葛 真的嗎，吉茜？可惜賈克並不知道——（正劇左面有留聲機的聲音，唱着流行的歌。插劇很快地隱滅。）

威 哦，天呀！

蓓 討厭的事！

威 混賬！（跳起來躁地板）這不够叫一個人神經錯亂嗎？要想做點事，要想創造點東西——

蓓 等一會兒，威侯。(走過去關門)把這事忘掉吧。

威 是啊，說忘掉是容易的！但是不多會兒後面的混蛋又要唱歌了——

蓓 那麼，我們把窗也關起來吧。

威 是啊，在這麼熱的晚上！

蓓 你以為我這段戀愛故事怎麼樣？

威 我認為糟透。

蓓 威侯！

威 糟透！糟透！你想要她拒絕賈克——就在這戲劇的開始！

蓓 但是你所遭遇的正是這樣！葛萊第豈不是拒絕你的嗎？並且，她還可以和他重歸於

好，假使你歡喜。

威 他跑到街上去了，她怎麼去見他呢？

蓓 她豈不能在什麼地方偶然撞見他嗎？

威 偶然——在住了六百萬人的城裏！

蓓 那麼，爲什麼不讓她到他去的地方去呢？讓鮑浦跟着賈克，或者讓他們僱一個偵探。

威 偵探戲劇越弄越糟！我不喜歡葛萊第這個人，所以我更不喜歡採用她做個配角。她

是又淺薄又卑賤——一個俗不可耐的人！我不要用這樣的人物在我的戲劇裏！

蓓 你不用那樣說，威侯，你不要戀愛就不能寫一本能賺錢的戲劇。並且你還須弄些滑

稽人物——真正的人物——

威 (急切地)我至少有一個人物！下一幕，父親出場！那才有趣呢，蓓凱——我要用爸爸！

蓓 你自己的父親！

威 是的，怎麼不可以？

蓓 他也許要聽到的，威侯！

威 他最恨聽戲。他對我發脾氣一半也是因爲我和一個女戲子結了婚。我好像覺得，假

如我們不能用他一點錢，至少我們還可以用他做個戲劇裏的人物。

借 好，就是爸爸吧！

威 我來給你看是怎麼一回事。你瞧！（把稿件遞給她；插劇漸漸顯露。）賈克已經上樓去換衣服，爸爸現在出場了。他是一個老年人——很有錢，很暴躁，很會罵人。我記得他有什麼事體不高興就氣哼哼的。

爹 哼！哼！

威 他聽見賈克的事了。稿子在這兒，看吧。（她拿了稿子看，插劇全明。威侯溜出。）

爹 （對鮑浦）你以為這件事怎麼樣？

鮑 什麼事？

爹 我的寶貝兒子又鬧禍了！總沒有了結的胡鬧——荒唐——豈有此理！我簡直忍無可忍。再也不能忍了！

鮑 怎麼啦？

爹 （手拿着信亂搖）這是教務長的信。他被學校裏開除了。



吉 (大驚) 呀，爸爸！

鮑 他做了什麼？

爹 把一個活羊放到學校演講廳裏去！

鮑 不會吧！

爹 信在這兒！大概是兄弟開會歡迎新會員，是賈克牽了隻羊，把磷塗在牠角上，把一串

鞭炮拴在牠尾巴上。羊尾巴拴鞭炮！

吉 但是爸爸！你怎麼知道是賈克——

爹 他寫信向教務長承認了一切！他晚上走過一間課室，他們正在聽講。他恨那個教授。

他就把燈滅了，把羊放了！你想成什麼樣子？(一靜) 你想成什麼樣子？

吉 爸爸，我想是很好笑的。

爹 好笑！你幫他嗎？現在他被學校趕出來了，什麼事也不幹，祇是悶在家裏！我告訴你我是再也忍不住了。鮑浦說的真不錯——他是一個蠢蟲。什麼也不幹，祇是浪費我的

錢——什麼也不會做，什麼也不會想！我告訴你，我不願意養好吃懶做的人！  
爸爸！

鮑 您教養得不對。

爹 你責備我！

賈 (穿着又破又髒的外衣，站在左面門口) 當然，爸爸。您自己錯了還要怪旁人，實在是不公平！

爹 哦，你在這兒！(注意賈克的衣服) 你又搗什麼鬼？

賈 怎麼，爸爸？

爹 又吃醉了嗎？去鑽陰溝的吧！今天還是你的生日啊！

賈 爸爸——

爹 瞧瞧他！我請了一個上等裁縫化了一百八十元替這有希望的青年做了一件外衣，你瞧他弄得成什麼樣子！我替他做生日，請了他的一般朋友來，瞧他這種樣子去見客！你還忍得住嗎？你想——

賈 爸爸，你明白！

爹 我不明白！我怎麼能明白？一個老年人怎麼能比這樣能幹的青年呢——在學校裏把鞭炮拴在羊尾巴上！在他的生日卻穿得像個流氓——

吉 爸爸，你聽我說——這是玩笑呀——

爹 對於我的兒子樣樣事體都是玩笑！但是我告訴你我已經討厭他的玩笑。我要叫他明白他兒戲的日子是過去了！你相信嗎——他現在年紀已經二十一歲，快要承受他母親留給他的財產了——可是他倒把鞭炮拴在羊尾巴上！我哪——我卻是這筆錢的保管人，我要斷定他配不配承受！我知道要是我給了他，我就把他一生毀壞了——我要使他過糊塗懶惰的日子了！你瞧他站在那兒，你想他還是二十五萬的財主！照他母親的遺囑，我所有的權力就是給他，或者把那筆款子捐給濟良所！

吉 爸爸！

爹 老實說，如其給他，還不如捐掉好吧？我如把錢捐給濟良所豈不幫助他嗎？好讓我的

兒子出去，盡他的能力去混飯吃。讓他到我的寫字間裏去，一星期賺十二塊錢，像其餘的年輕的笨蟲一樣——

〔賈〕（走向前）爸爸，你還不能讓我說一句話嗎？

〔爹〕我討厭你的話，小夥子。

〔賈〕以後再也不會麻煩你了。你也要瞧不見我了。我不要你那二十五萬，我也不要一星期拿你十二塊錢。

〔爹〕哦，真的！這又是什麼意思？

〔賈〕這就是說，我要到社會上去做個漂泊者。

〔爹〕什麼？

〔賈〕就是如此！

〔爹〕聰明！真是一個聰明的計策！（對旁人）你們瞧他！他神經錯亂了！他知道他做錯了又怕我動氣——所以他去穿上化裝跳舞會的衣服，要拿做飄泊者的恫嚇來威脅我！

吉 爸爸，並不是的？他是真去！

爹 我並不疑心他要去！可是你想他會去多久？

賈 六個月，爸爸。

爹 （嘲笑）六個月！要不了六天我又要來替你還賬了！

賈 您決不會付我的賬，爸爸。我也決不用你的名字。

爹 要過多久，我又得聽見你向你的朋友借錢呢？

鮑 伯父，您聽我說。賈克和我賭了個東道。他穿了我的破衣服出去漂泊，他也不用他自己的名字——他也不去找他的老朋友，也不跟他們通信。他要完全靠他自己的力量——六個月要他自己去想法。這就是我們講好的。

爹 你想他會守約嗎？

鮑 我相信他會的。

爹 （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忽然轉變）很好！你可以讓我也加入！

您是什麼意思？

我也要和你賭東道——我和你賭一筆款子，這筆款子也值得你賭！

那筆款子，爸爸？

二十五萬！你母親的遺產。

爸爸！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上帝是我的證人，我要守住我所說的話！你今晚穿着你的破衣服出去，你自己去想法過六個月。假如我發見你告訴過一個人你是誰的兒子，或者是你用過我的名字或是你自己的名字得到一文錢或是一件事或者就是一塊麵包；或者是六個月不滿就回來，或者是寫信給我們家裏人或是旁人求助——若是確實，你就輸了這二十五萬。

爸爸，那不好。

他要輸二十五萬！我就在那天把錢捐給濟良所！你懂吧，小夥子！

賈 是的，我懂得，這就是一個條件！

爹 很好。祝你前途順利！

賈 再會，鮑浦。再會，吉茜。

吉 (急來攔阻) 賈克，我不能讓你去！

賈 不要碰我，吉茜。你的衣服要弄髒的。

鮑 讓她吻你吧，賈克。要隔不少時候才會再有女人來吻你呢。

賈 (對吉茜) 放聰明點，親愛的。我決不會有危險的。

鮑 去搭一班貨車吧，賈克。

賈 我不搭車——在紐約就行。這個城裏到處是黃金，我有法子。

爹 (譏諷地) 他要做小販王——流氓區裏的巡查代表！

賈 您笑吧，爸爸，但是我知道我並不是這樣一個傻子。也許六個月還不夠，不過我想等我成功後您就會相信了。

爹 也許你簡直不要這二十五萬了！

賈 哦，再弄二十五萬也很便當。還是等我回來再解決吧，爸爸。目前，我要去戰勝這世界。

鮑 世界，下拜吧！

賈 我要說說來吧，世界！（輕視的態度）我等着你呢！你瞧瞧我的本事吧。再會！（急急向左出）

吉 賈克！賈克！多麼可怕！這麼冷的天，分文沒有！他怎麼得了？

鮑 外面有許多分文沒有的人。他們怎麼得了？

吉 鮑浦，我真恨你！

爹 這肆無忌憚的少年非要這樣才行——只要他好好地幹。

吉 他怎麼生活呢，爸爸？

爹 生活，我到這城裏來的時候，我豈不是一個窮苦的孩子嗎？我豈不發了財嗎？讓他照

我那樣就是了！

吉 但是您是吃苦吃慣了的，爸爸！



爹 吃慣的？我當然是啊——爲什麼他不可以呢？他爲什麼不能像旁人一樣地幹呢？

吉 (哀求) 哦，爸爸—— (正劇右面突有大聲；鋼琴和響亮的歌聲唱着最近的小曲，插劇立刻隱滅。)

威 豈有此理！那活鬼又唱歌了！(精神煩亂地跳起來) 哦！哦！

蓓 (笑着跑到窗口去——想要關窗；聲仍繼續。)

威 混蛋！混賬！混賬的混蛋！

蓓 (笑) 窗關不上，你來弄一弄，威侯。

威 那瘋人院鬧起來，窗老是關不上！

碧 呀——

威 那是什麼？

蓓 碧兒醒了。(走向他去)

碧 (坐起來) 哦！

蓓 他們把你吵醒了吧，好孩子！

碧 我很情願！

威 喂，碧兒！

碧 哦，爸爸！你回來啦！

威 是的！

碧 爸爸，你聽音樂！

威 我聽見了。

碧 （欣喜）噫！多麼好聽，是不是？

威 你歡喜聽嗎？

碧 我很歡喜！我知道那個調小叫化子來的時候總唱的。

（跟着唱。）

（坐起來用手拍和。他後來也大聲地

幕下

## 第二幕

景——小樓上，次日下午。插劇的佈景是第三街的小飯館。中間是通到街上去的大門，另外還有窗，窗旁邊是收賬的桌子，臺上放些桌凳。左面通到廚房。牆上的鐘指着十一點三十分。

幕啓——正劇，碧兒在右面太平梯上，坐在從他牀上拿下來的褥子上面，威侯拿着稿子坐在左面書桌旁。蓓凱正和碧兒講話。她裏面穿着女侍者的服裝，外面罩着圍裙，以便換裝迅速。

蓓 這真是好玩的地方呀！  
碧 當然！

蓓 七巧板(註)都在你那兒嗎?

碧 是的,媽。

蓓 畫片也在你那兒嗎?

碧 是的,媽。

蓓 你不要靠在欄杆外面。

碧 我不。

蓓 (對威)現在該來和文巧談談了!

威 叫小孩在外面太平梯上玩是很難爲情的。

蓓 他不要緊,威侯。那地方要算最涼快了。

威 我們祇要能帶他到公園裏去——

蓓 我知道,但是我們辦不到。(坐在桌旁)現在——你把第二幕編好了嗎?

(註)——原文是小孩玩的木塊,可以拚成各種圖畫。

威 好了，你讀吧。我去替你洗碟子。（從左面出）

蓓（讀稿）這是怎麼你用插幕嗎？

威（在內，碟子響）是的；我要演出賈克的事。你讀註解吧。

蓓（讀）賈克謀事不成。插幕顯出街道的情景。（插劇漸露，景如以下所述）一排房子，正在

第五街口，前門都向着街道，全是新式。那是夜晚，滿地鋪着白雪。鏟雪的人在右面工作。他的手和腳裹着破布，他的臉凍得發紅。（插劇全明）

賈（從左面入，穿着破舊的大衣垂頭喪氣，趑趄着走來）對不起——

鏟雪者 啊？

賈 對不起——

雪 你這傢伙爲什麼要對我不起？

賈 我——我想知道——那是你的鏟嗎？

雪 你以爲是誰的？

賈 我說——你是從那兒得來的？

雪 (憤恨) 你以為我偷的嗎？

賈 不——不！我也想弄一把。(他不理) 你瞧，我弄得沒有法子，我想鏟雪也許可以賺點錢。所以我要弄把鏟。(他仍不理) 你肯不肯借給我一忽忽兒？

雪 (存心嘲笑) 我不要賺錢了嗎？

賈 我可以幫你的忙，也許——

雪 喂，小夥子，你真要幫我的忙，你就去拿個熱水瓶來暖我的腳！

賈 (狼狽站着，然後向左面走，正要出去的時候，他忽改變意思，去掀左面一家的門鈴。管家出) 對不起——

管家 啊，你要什麼？

賈 我可以鏟你們門前的雪嗎？

管家 (兇狠地) 你為什麼到前門來？

賈 哦，我忘了。

管家 走開！

賈 你能給我一個機會嗎？

管家 你的鏟在那兒？

賈 哦——我沒有鏟。

管家 啊，你想用什麼鏟用手嗎？

賈 我想你也許肯借給我——

管家 借給你！我站在外面雪裏等着你還嗎，啊？

賈 （低聲下氣地）我不會偷的。我要誠實地賺點錢好買把鏟。

管家 你要是不花錢去買酒喝，你就能買鏟了。

賈 我沒有喝過——連東西也沒有吃過呢？

管家 我們這兒不是施麵包的。滾吧！（門砰地關上了）

賈 （站着默默地搖頭）唉，真是冷冰冰的社會！

雪 喂，小夥子！我教你個法子。

賈 什麼法子？

雪 你到八月裏來。你就覺得暖和了。

賈 (向外走，自言自語) 我非得弄把鏟！

碧 (站在右面窗口) 媽！(插劇隱滅)

蓓 什麼事，孩子？

碧 把紙人給我好嗎？

蓓 好，孩子。(趕快拿給他) 安靜點，碧兒。我現在正忙。

碧 爸爸在什麼地方？

蓓 在那兒洗碟子。

碧 我可以幫他嗎？

蓓 不用，孩子——我們要討論這劇本。把紙人拿去玩吧。



碧 噢。(從右面出)

蓓 (走向左面去，聽見碟子的響聲) 你弄得怎麼樣了？

威 (在內) 你看我寫的開場一段如何？

蓓 我想還得修改一下。你知道，威侯，你實在不大明白鏟雪的人和看門的人。

賈 (站在左面門口，一面摺碟子) 至少下一場我用的總是真人。我用碧兒！

蓓 天呀！

威 做一個小叫化子。

蓓 但是碧兒不像一個小叫化子。那種小孩說話怪調皮的！

威 我想，碧兒要是被趕出去，叫他自己去謀生，他也許會如此的。我從碧兒的身上幻想出一個小叫化子的靈魂來。

蓓 你這話真可怕！(稍停) 不過，威侯！你說要有的那愛人呢！在什麼地方呀？

威 我還沒有編進去呢。

蓓 那麼，你最好把愛人編進去！

威 下一場又是一個插幕。一個小飯館。我用我們街上的那一個。你讀吧。（他走開，插劇漸露。）

蓓（讀）佈景是第三街上的一家小飯館。窗內放着幾堆麥片和蛋糕。夜景，地上有雪。

（插劇全明）

碧（從右面走出來，停在窗前景）唉，那是多好看的麥片！

賈（從左上，神氣沮喪，和碧兒講）你也餓嗎？小孩子？

碧 這堆麥片我一頓就可以吃掉。（走到窗子另一邊去）唉，他們把蛋糕讓我大吃一頓多好啊！

賈 我不知道一個男人一頓能吃多少蛋糕。

碧 我希望做個有錢人！我可以和你比賽，看誰吃得多！（稍停；走開）唉，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賈（走過來）你什麼時候吃過的？

碧 今天早晨我吃過餅乾和咖啡。你吃過什麼？

賈 我在公共圖書館裏喝了一杯水。

碧 哦！你什麼時候吃的呢？

賈 昨天早晨我吃了一塊麵包。

碧 (詫異) 天呀！就這點嗎？

賈 一點不錯。

碧 (對他親熱) 啊！你受不了吧！

賈 我受不了，但是也沒有法子。

碧 怎麼？

賈 找不到工作。

碧 工作討厭的工作！你為什麼不挨家要？

賈 為什麼不怎麼？

碧 我說你為什麼不伸出手來？

賈 我不懂。

碧 唉！你在那兒生長的——是在鄉下嗎？我說，你爲什麼不幹苦命的事？

賈 討飯嗎？

碧 當然！

賈 我試過幾次，但是沒有人理我。

碧 你這可憐無助的人兒，應該要人拉着手來教你才行。

賈 (無切) 你想你能够嗎？

碧 我當然能够的——一兩個鐘頭就教會你！

賈 (躊躇着) 但是你自己弄得也並不多吧！

碧 我當然會——我弄得很多。不過我有一個乾爹，都得給他買老酒喝。他現在要找我了，我知道。(留神地望望四面) 喂，你等一會兒來。我要去交賬，然後我們再來幹苦命的事，我們要弄錢去買那堆麥片。你懂得嗎，老伴？

賈 是的，我懂得——不過我現在很冷。

碧 你活動活動。跑跑！

賈 好。（向左蹣跚地走出，一路吹噓着手指。）

碧 你要回來啊！不要忘記！（站着望賈克）唉！我倒很歡喜那個人！

威侯！（正劇露出弱光）

威 （在內）什麼？

碧 你把他弄走了！但是那愛人在什麼地方呢？

威 現在就來了！

蓓 是誰呢？

威 （在左面出現，手裏拿着碟子）親愛的，還會有誰呢！

蓓 怎麼？

威 你知道我只有一個愛人呀！

蓓 (望望他，然後手裏拿着稿子站起來走到他面前) 你這可愛的好孩子！

威 (退出不見) 當心我的碟子 (蓓凱跟着出去，聽見摔吻的聲音) 我的心上人！我的親愛的心

上人！我的世界上唯一的愛人！ (插劇漸漸全明。飯館的門開了，蓓凱穿着女侍者的衣服，飾佩安，出現在門口。她站着向外望，好像有病，要吸些新鮮空氣。後來又退進去，仍把門關上)。

賈 (從左入) 唉，我從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壞的事情！ (走到飯館窗前) 我非得弄點東西吃！

——說也沒有用！我不相信那孩子會回來！我不相信他能幫助我！ (走來走去，走到門口，又躊躇) 我要吃點東西！我不管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忍不住了！ (進了飯館的門)

碧 (從太平梯上把頭伸進來) 媽！ (插劇隱滅)

蓓 (出現在左面門口，手裏拿着稿子) 哦！碧兒！你嚇了我一跳！

碧 什麼事？

蓓 我以爲你在外面雪地裏呢！

碧 雪地裏！

蓓 你曉得——

碧 七月裏有雪嗎？

蓓 哦，你曉得，孩子，你爸爸正編一本戲，這戲是寫的冬天，他把你放在雪地裏。

碧 (興奮) 我嗎？我在爸爸的戲裏嗎！

蓓 是的。

碧 哦！他把我怎麼樣？

蓓 等他寫完了，我要好好地講給你聽。

碧 媽！我要看那齣戲！

蓓 當然！

碧 (莊重地) 我倒不歡喜他把我這樣！

蓓 (對威，他在左面出現，一面擦着碟子) 又是一個批評家，威侯！(對碧兒) 你現在讓我們倆在這兒爬出去，孩子，不要吵我們，等我們寫完再來。

碧 好。我不作聲（爬出）。

威 那麼，你以爲怎麼樣？

蓓 讓我們繼續下去；我還要看看呢。（他們坐在桌旁）

威 下一場是飯館的內部。你知道裏面的樣子——和我們街上的一個樣。我還用兩個真真的人。第一，是我們在路上常遇見的那個高大的愛爾蘭警察。我非要再和他談談，所以我好把他的話弄得更準確。

蓓 要不是我慫恿你，你決不會和他談話的！

威 並且，還有飯館老板。對於他我就用雜貨店老板史密德。

蓓 你非得和史密德談談——因為我們不能付他的賬！

威 我見他坐在收賬桌子那兒看報。（飯館內部，史密德在場）你知道，那時將近半夜，祇有

一個主顧。（插劇全明。蓓和威迅速地溜出。）

史 唉，今晚生意真不好！（吃客叫，口裏裝滿了東西）我想今年冬天的雪下得太多了！（吃客又



佩 叫先生吃點點心嗎？女招待在什麼地方啊？（呼叫）喂，你呢！佩安！

佩 （在內，左）來了，先生！

史 你爲什麼不在這裏侍候主顧啊？

佩 （入，明顯地是又弱又病，把身子靠在椅子上）我——我正忙，先生。

史 那麼，你該在主顧身邊忙！

賈 （從街上入，很是躊躇）對不起——

史 啊？

賈 我可以吃點東西嗎？

史 怎麼不可以呢？

賈 太晚了吧。

史 我們半夜才關門呢。

賈 （又很躊躇，望望鐘，然後走到桌子前坐下。佩安機械地把手巾等拿來。他望望菜單）我叫一客煮牛肉。

（躊躇一下）我想我叫兩客吧。

佩 是，先生。

賈 再叫一杯咖啡。

佩 是，先生。（無力地從左出。主顧站起來，付了賬就出去。佩安送菜來，賈克就狼吞虎嚥地吃下去。忽然佩安站立不穩，就抓住椅子。他大驚。）

賈 怎麼，你病了吧！

佩 （低聲）不是，先生！不是！

賈 你是病了！

佩 （害怕地望望史密德，他正看報）噓！史密德先生會聽見的。

賈 （躊躇，然後又吃起來，但是眼睛老瞞着佩安，她竭力地想站穩。）

史 （擡起頭，望望窗外，就站起來）今晚生意真不行！（走向左，打個呵欠而出。）

賈 （仍舊吃得很快）你非得做事嗎？

佩 當然！

賈 你沒有朋友嗎？——沒有熟人嗎？

佩 (躊躇) 我是不能和主顧談天的。

賈 但是我問你話呀。

佩 (膽怯地望望左面) 是的，不過我不能講。(她抓住椅子)

賈 (站起) 天啊，你不舒服了。坐下吧。

佩 (恐懼) 不，不，他要聽見的！他要曉得我病，他就不要我了。

賈 他真混賬！沒有人照應你嗎？

佩 我有個姐姐，先生。但是她所賺的不够養活兩個人。請你隨我去吧。

賈 可憐的小姑娘！

佩 我是不要緊的。時候快到了。我不過累了——沒有旁的。

賈 你什麼時候做起？

佩 十點鐘，先生。

賈 什麼，早晨嗎？

佩 是的。

賈 十四小時！你一直站着嗎？

佩 當然。

賈 一刻不停嗎？

佩 哦，不！我還有時間吃兩頓飯。

賈 就這點嗎？

佩 到處都是如此的，先生。他們不歡喜你坐下。那是很不對的。（看見史密德從左入）你吃點

心嗎，先生？

賈 不，不要。（他吃完了，然後轉向史密德，猶豫不決）喂，朋友。

佩 （恐懼）不，不！

賈 (把她推開) 我很抱歉, 朋友, 不過我恐怕你非得把我捉住吧。  
史 啊? 什麼?

賈 你非得把我捉住吧。

史 你是什麼意思?

賈 我說——我吃了一頓, 可是我沒有錢付。

史 沒有錢!

賈 一文也沒有。

史 啊——什麼——你怎麼敢?

賈 我要餓死了。我在街上走了兩天尋求工作, 可是一點找不到。我淋濕了, 冷得要命, 又很疲倦。你瞧我——

史 (大怒) 我爲什麼要瞧你?

賈 我非得弄點東西吃不可。

史 爲什麼我要養你，你爲什麼到我這裏來？

賈 如果我可以，我就替你做。

史 做事？我不要人做事！我所有的事都做好了。我只要主顧！

賈 那麼，你把我捉住吧。

史 捉你？我把你捉住，我有什麼好處？你以爲我捉住你就可以賺錢了嗎？我的老天爺！

——怎麼——

賈 你發脾氣也是沒有用，朋友。

史 發脾氣？我要是歡喜發脾氣，我就發脾氣！我發脾氣管你什麼事？你瞧我的本事！（跑到

門口）警察！警察！（跑回來）我不要警察的時候，他倒站在門口，伸手討麵包！你如果要偷

東西吃，爲什麼不到那邊？史則門那兒去——他的地方大，我又可以省兩個錢。

賈 我真對不起。但是我有什麼法子呢？

史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法子，不過你不要到我這兒來。每個禮拜有幾個人到我這兒來

開我的玩笑，然後叫我把他們捉住，我怎麼辦呢？（跑到門口）找個警察！我要把這人留  
在這兒，等我找個警察來救命救命警察警察！（叫出去）

買（對佩安）只有天知道，我是多麼難過。但是我不能幫助你。你瞧，我連自己都幫不了。

佩 你真的像你所說的那樣糟嗎？

買 我簡直囊空如洗。

史（跑回來）好了！現在我找到警察了！我要叫你瞧！你跑來打劫我！我要叫你瞧！

警（從中間進來，一個紅臉的愛爾蘭人。）什麼事？

史 警察，你捉住他把他帶到監裏去。他到我這地方來，他吃了我的東西，然後他對我說，  
他不給我錢。

警（對買克）你是怎麼會事？

買 警察先生，我非得吃點東西不可——我要餓死了。我在街上跑了兩天，想找件事做，  
但是我連一文錢也沒有賺到。我絕望了。

警 (抓住賈克) 你住在那兒,小傢伙?

賈 我從——很遠的地方來的。我真倒霉——我的錢丟了。我已盡了我的力——我情

願做事——

警 你爲什麼不問他要事做?

史 我不要他做事。我要他付錢,不然你把他帶到監裏去。

警 你欠他的賬多少?

賈 三角五分。

警 (對史) 你以爲我沒有事幹,專爲了三角五分捉人嗎?

史 (怒) 我這地方能餵養這街上的流氓嗎?我要你捉他!

警 好吧——如果是這樣。這兒來。

佩 史密德先生。

史 啊?



佩 他所欠你的讓我來付吧。

史 啊？

賈 不！

佩 讓我來付。他是我的朋友，我不願意他捉去。

賈 不——我不要。

佩 你可以還我的。你不久就要找到事的。史密德先生，你肯在我下次的工錢裏扣除嗎？

賈 我不要！

佩 你沒有法子呀。從我的工錢上扣除掉，讓他去吧——那不是就完了嗎，對不對？

史 啊，好吧，只要你這樣說。我不願意再麻煩了！（憤怒地從左出）

佩 全解決了，是不是，警察先生？

警 你真是運氣，小夥子。下一次我決不讓你這樣容易地跑掉。（從中間出）

賈 （站着呆望佩安） 哦！你真是太好了！我不知道要怎麼謝你。

佩 你不用謝我。

賈 但是——你爲什麼這麼做呢？

佩 因爲我不願意讓你到監獄裏去。一個人踏進了那個地方，他不知道要糟到什麼地步呢。

賈 你使我覺得像個狗一樣，因爲我不能幫助你。我不該到這兒來的！

佩 你不要這麼說。我們應該時時互相扶助——要是不然，我們沒有一個可以過得下去呢。

賈 我沒有做過什麼，不配得到你的扶助！

佩 你對我表示了一點親愛。你不明白那個價值是多大嗎？

賈 (餓懇地望着她) 當你生病，淒涼孤單的時候——是的。(忽然熱烈地) 天呀，我明白了！我整日整夜在街上跑來跑去，我從沒有夢想到是多麼寂寞！我該去投河死的。

佩 我也想到過——但是你去瞧過嗎？河裏更寂寞呢。

賈 (躊躇) 我希望你讓我做你的朋友。(帶着一種窘的感覺而笑) 這樣的介紹是很希奇的。

佩 我並不見怪。我看得出一個人是正直的——我能信任他。

賈 (望望四圍) 那麼，我想我該去了。(躊躇) 唉(望外面) 呼外面很冷!

佩 你沒有地方去嗎?

賈 我沒有(要走，又躊躇起來)。唉!我希望在這兒找個事。無論如何這個地方總好像家裏似的!(賈克做出一種勉強的表情) 好——我想我該去了。啊——你想他們這兒還要一個堂倌吧。

佩 我不知道。你可以問問。

賈 (走到史密德那兒去) 啊!史密德先生，你這兒能不能再用一個堂倌?

史 我不能。現在走吧，不然我再去叫個警察來!

賈 (回到佩安那裏) 唉，一個像你這樣的姑娘被一個高大粗莽的德國畜生差來差去，真是不堪，他在世界上除了錢櫃就沒有旁的思想!那麼，我要去了。我以後可以到這兒

來吃嗎？——如果我能弄到錢的話？

佩 那是當然的。

賈 好，再會吧。

佩 再會（她有點不穩，他直釘着她望）。

賈 你怎麼啦？

佩 沒有什麼。我——我不過有點疲倦（身體靠在椅子上）。

賈 （扶住她呀——她暈了啊！（對史密德）拿點水來。她病了。

佩 （無力地）不！我很好！

賈 （對史密德）把水拿給我。快點！（史密德服從，被他的威勢嚇呆了）好點嗎？（把佩安放在椅上）

賈 你豈不知道這姑娘病了嗎？

史 她並沒有告訴我！

賈 你一看就知道了。她該回去在牀上睡一星期。該送她到旁的地方去——這城裏不

是像她這樣情形的人該住的地方。(佩安把頭靠在桌上) 對呀! 對呀! (拍拍她的手臂) 唉, 她瘦得像枯柴一樣! 你怎麼能叫這樣一個姑娘做事呢?

史 誰做她的事呢?

賈 我來做——

史 你?

賈 當然。我為什麼不能做呢? 我為什麼不能就替她做呢?

史 怎麼替她嗎?

賈 自然。讓她回家去。

佩 不, 我不能丟掉。

賈 並不是丟掉。是休養。我把錢帶給你——我那樣可以報答你了。

佩 但是你怎麼生活呢?

賈 我不知道。我要想法子。他要供給我吃。(對史) 你給我一個機會。我讓你瞧瞧我所能

做的來（把佩安的圍裙取下圍上）現在——把你的主顧請來吧！我做過一輩子的堂倌呢！

佩 我不能讓你做。

賈 你去休息。等我們完了，我來送你回去。（攙她走向左）

佩 我的姐姐會來接我的。

賈 好。但是你現在先休息一下。（和佩安出）

史 嚇！你不等着聽我說！（他憤怒地走來走去）你想他豈有此理吧？他到我的地方來，他僱

他自己來替我做事，也不問我要不要！我給女的吃多少，我也給他吃多少！我不給他

吃兩客！（握拳向臺左作打擊勢）決不！我只給你吃一客，你如要吃兩客，你就到那邊史則

門那兒去！我開飯館並不賺錢。我要給廚子很多的工錢，她才肯做！我還要化很多的

錢去買菜，菜要是不怎麼好，主顧知道了就不到我這兒來了！你不能在我這兒吃兩

客，你聽見嗎，啊？（大怒，從左出）（忽然正劇左面鈴響。插劇隱滅。）

威 (二驚) 什麼?

碧 (從窗外跳進來) 有人在門口!

蓓 (走向左面門口去) 我來瞧瞧。

碧 (跑到她前面) 讓我瞧瞧! (開門) 哦, 是史密德先生!

蓓 史密德先生?

碧 雜貨店老板。

史 (出現在正劇的門口, 穿着同樣的衣服) 好啊, 太太。

蓓 哦, 史密德先生。好啊, 史密德先生。

史 我要請你付我那筆賬, 太太。

蓓 我很抱歉, 史密德先生, 我們還沒有弄到錢。

史 但是你告訴我就要有錢了!

蓓 我知道——史密德先生——

史 我非要那筆錢，太太！

威 你豈不瞧見我是很辛苦地工作嗎？

史 我不懂你做點什麼。我也不懂爲什麼你做事卻弄不到錢付我的賬。

威 哼，我想，我總比你更知道我的工作吧！——

蓓 威侯——不要響。你聽我說。史密德先生——我們這幾天的運氣很不好，但是我們

都是誠實人，我們不會賴你的錢的。

史 這幾天你們不到我的地方來了嗎，啊？

蓓 我們沒有錢來買東西，史密德先生。

史 那麼你們現在吃什麼呢——啊？

蓓 我們還有一點麵包——還有你給我們的那些豆——還有梅子。我們就吃這些東西。

史 但是那豆和梅子——現在也該吃完了。

蓓 我們很省，還够明天早晨吃一頓呢。



史 啊？我的老天爺！你們給那小孩吃這個嗎，啊？

蓀 我們今天要有一張匯票來了——或者是明天。我丈夫寫了一首詩，一個雜誌才把他登了出來——

史 詩，啊？詩能賣多少錢？

蓀 我不知道。也許是二十元，或是三十元。那時，我們就可以付你的賬了，你也可以再給我們點豆。

史 那小孩吃豆子怕不大好！（站著搔頭）我不懂，太太，我真不懂——你的丈夫做事弄不到錢也不大好。我還要付我自己的賬——我的店並不賺錢。但是你不能叫那小孩吃豆和梅子。你到我那地方去，我給你點醃菜和鹹菜。

蓀 哦，謝謝你，史密德先生！

威 （沮喪地）我們要還你的，史密德先生！

蓀 假使我的丈夫不能賣掉他的文章，我就回到舞臺上去。我結婚之前本是一個女戲

子。

史 好，太太，我信任你。再會，小孩子。

碧威和蓓 (同聲) 再會，史密德先生(使出)

蓓 (對威) 瞧——你的理想錯了！

威 怎麼？

蓓 你忘了你那賈克所說的史密德先生：一個高大粗莽的德國畜生，他在世界上除了錢櫃就沒有旁的思想！

威 可是——我是編一段故事啊！

蓓 不過你不用寫這麼悲慘的一段故事！

威 是的，我要這麼寫！

蓓 但是爲什麼？

威 因爲那就是我所寫的一種故事現在好了。(看稿。鈴又響) 呀，天哪！

| 蓓 這是誰？（開左面的門）

| 警察 好啊，太太。

| 蓓和威 哦——好啊。

| 警 我是來瞧你的，太太。你那太平梯上有牀褥子。

| 蓓 哦——是的。

| 警 這是違犯法律的，太太。你要吃官司的。我是奉了嚴令的，太太——你要把牠拿進來。

| 蓓 哦，很好。我並不知道。

| 警 你要明白爲什麼這樣，太太。假使着了火——

| 蓓 哦，不錯，不錯。但是你瞧，當我們正寫東西的時候。那是我們所有唯一的地方，可以把小孩放在那兒。

| 警 哦，真的是這樣嗎？啊，那是太糟了！當然，太太——哦，那褥子是在後面太平梯上，我用不着去瞧，對吧？算我沒有看見吧。

蓓 哦！多謝你。

警 小孩好嗎，太太？

蓓 他很好，多謝你。

警 我想，他臉色有點發白。你要稍爲多帶他到公園裏去。那麼，再會吧，太太。

蓓 碧和威 再會。

蓓 哪，威！你的理想又錯了。我敢說這警察必定會替賈克付賬的！

威 (激怒) 天知道，蓓，你要什麼樣的故事啊？我非得寫毫無價值專使人高興的東西嗎？

蓓 不要氣，親愛的。

威 是，我知道——不過——

蓓 (擁抱他) 可憐的愛人！你做得太辛苦了，你聽見批評就生氣。快點，碧兒，到外面去，不然他要把你的腦袋打掉了！快跑！

碧 (走向太平梯去) 哦唷!我真運氣我並不編戲!

蓓 現在來吧。我很歡喜看下去。我們看到那兒了?

威 這場是在飯館裏。史密德在那兒——

蓓 我想他下去了吧!

威 可是並沒有法律禁止他回來呀,是不是(插劇漸露)他嘮叨不休,因為他怕賈克吃得很多。(插劇全明,蓓和威溜出。)

史 我要叫他到那邊史則門的地方去!等我知道他吃兩客我就叫他走!他兩天沒有吃東西,跑到我這兒來補吃!(坐在桌旁,拿起報紙)

(從中間出,猶豫不決)喂!

史 什麼事?

碧 我能在這裏吃點東西嗎?

史 你有錢嗎?

碧 我當然有錢。

史 讓我瞧瞧。

碧 哦唷！我還沒有吃呢？

史 在我這裏非等我瞧見你的錢，你才能吃！

碧 哦唷！這個玩意什麼時候有的瞧（拿錢出來）

史 一毛錢？一毛錢你沒有多少好吃（叫喚）喂，你呢！堂倌！怎麼，你不來招待我的主顧嗎？

買 （從左跑出）來了！（看見碧兒）哦！是你這小孩子！

碧 你在這裏做什麼？

買 （到他身邊低語）我找到事了！

碧 哦唷！

買 好差事！沒有工錢——我每天飯總有得吃。

碧 哦，我也要吃飯！我弄到錢了！

| 賈 (興奮) 主顧! (轉向史密德) 瞧, 史密德先生, 已經有一個主顧了! (伶俐地跑到桌旁) 請坐,

先生, 你的帽子, 先生。 (掛帽) 哪, 先生。這是菜單, 先生。

| 碧 喂, 夥計, 你幹什麼?

| 賈 噓! (高聲) 你吃什麼, 先生? 麵包煎肉餅好吧, 先生? 我們今天有很好吃的麵包煎肉餅。

也許你歡喜——讓我想, 先生。 (搔菜單) 蔬菜燒鹹牛肉, 先生, 或者蛋糕。

| 碧 喂, 什麼道理——

| 賈 手巾, 先生。你的刀叉, 先生。你要杯水吧, 當然, 先生! (跑去拿水) 哪! 先生, 你要麵包牛油

吧, 先生?

| 碧 我要火腿夾麵包。

| 賈 啊! 最衛生——火腿夾麵包快得很, 先生。

| 碧 做得大點。

| 賈 (私語) 你放心, 我會的。 (急從左出, 拿了麵包回來) 這是你的麵包。大不大? (對史) 瞧, 史密

德先生！買賣已經做成了。

史 是，我知道——我要靠你賺錢哪。

（佩安從左出，四面望望）

佩 我的姐姐來接我沒有？

賈 還沒有來。（走到佩安身邊）覺得好點吧？

佩 我很乏。

賈 （停一會兒）告訴我——你做這事有多久了？我說你做堂倌。

佩 四年。

賈 你還想做多久？

佩 我怎麼知道呢。我還有什麼旁的機會呢？（我所賺的祇够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地過下去，這菜也

是一樣。好像都在陷坑裏）

賈 我從前一點不相信。（稍停）向來就如此嗎？



佩 不，父親在時，我們倒有辦法。他是鐵路上的賣票員。他遭着不測死了。

賈 你們拿到點撫恤費嗎？

佩 他們說是他自己不好。他走到快車前面去的。他們只給辦喪費。

賈 所以你流落到此嗎？

佩 我們還有能力到紐約來。我們聽見這兒的工錢大。但是旁的東西也都很貴，你也不能積蓄。在紐約真糟，因為你餓死了也沒有人顧念。

賈 沒有人顧念！（忽然用力）佩安，我顧念你！這是實在的。我要幫你脫身。

佩 但是你怎麼能幫我呢？

賈 我不知道，但是我要想個法子。必定有法子！那是太殘忍了——在這麼多錢財的地方，人還要餓死，這決不會是真的。

佩 你並不十分知道窮苦的事，我明白了。

碧 （吃完麵包，站起走過來，拍拍自己）哦！

買 好吃嗎？

碧 不錯。

買 那麼你常來吧？

碧 當然。

買 (對史，他站起來走向左) 你瞧，史密德先生！他還要來呢！

史 是，我要靠你賺錢哪 (從左出)。

碧 哦，我也希望在飯館裏弄個事！或者在糖果店裏好，再會吧，老伴。

買 再會。

碧 (向右，又停步) 喂！

買 怎麼？

碧 (走到他面前) 這裏是一毛錢。

買 天呀，我都忘記了！

碧 你在這裏幫忙不小吧！

賈 (拿錢) 我想我總該拿吧。(放入袋中)

碧 (注視他) 喂！那是小賬嗎？

賈 你是什麼意思？

碧 (露齒而笑) 呵！

佩 你該放在計賬櫃裏。

賈 哦！(笑着走到錢櫃前) 這討厭東西是怎麼弄的啊？

碧 掀五字——

賈 噢！(一掀)

碧 天呀，那是五元！

賈 五元嗎？

碧 當然！

賈 但是——我該怎麼辦呢？

碧 找給我四元九毛五分，那麼我們就清了。

賈 (打他一下) 滾吧，你這壞蛋！

碧 (笑着跑走) 我還要到這地方來呢！(出)

佩 這是我們關門的時候。我的姐姐來遲了。

賈 你姐姐做什麼？

佩 她是縫工。

賈 她錢賺得多嗎？

佩 祇够養活我們。

道 (從街上進來。她比佩安年長，人很好看，但是態度很兇，容易得罪人，身體瘦弱，憂慮過度，穿得很不講究，衣服

上有雪) 啊，這是怎麼一回事？

賈 佩安病了。

道 (跑到她面前) 佩安，怎麼啦？

佩 (無力地仰望) 不過是累了，道菜。

道 但是他是誰？穿着你的圍裙。

賈 我告訴她我來替她做事，並且把錢仍給她。她要休養呢。

道 這是爲什麼？

賈 我到這裏來吃了一頓飯，她替我付的賬。所以現在我要幫助她。

道 (兇狠地) 你想搶她的事吧！

佩 哦，道菜！

賈 我要把錢給她！

道 誰來請教你？

賈 和老頭子講好的。祇要他供給我吃，這就是我所有的要求。他會把錢付給你的。

道 你把我的妹妹當着什麼人？

怎麼——

你弄錯了人了。我們並不是那種人。

那種人？

讓我告訴你，小夥子，你決不能在我面前搗鬼。你隨我的妹妹去吧。

天啊！你把我當做什麼人？

我把你當做男人。你決不要想打我的妹妹的主意！

道萊！——

你不要管，我來和他講。

（激烈地）我對你說！我要幫助你的妹妹。我決不能袖手站在旁邊看她死。

她就是要死，跟你有什麼相干？

她不是救了我沒有被抓去嗎？

那算不了什麼事。

賈 她已經盡了力。現在我要盡我的力。你聽我的話！讓佩安有個休養的機會吧。我想她等了好久了吧。

道 那是實在的。但是她明天就要來做事。

賈 她病了。

道 她病了好久了。

賈 她不能永遠這樣下去的！還有什麼旁的法子呢？你能做她的事嗎？

道 得了，小夥子——你好住嘴了。你不要再和我搗什麼鬼。我們並不是做戲，但是我們是規矩的。我們也要做得規矩點。

賈 你從那兒學來這些話？你碰見些什麼樣的人？

道 問題並不是這個——問題是我的妹妹要碰見什麼樣的人！

佩 道萊——我敢說你誤會了賈克——

道 (對史他從左入) 史密德先生，我的妹妹明天早晨會到這兒來做事的。

史 什麼？

佩 但是，道萊——

道 (蹣腳) 告訴他！

佩 (無力地) 好吧，我來。

道 那麼——現在回家吧。(攙着她的手，走向外去)

佩 再會吧，賈克。

賈 你就這樣走了嗎？你也不要我送你回家嗎？

佩 謝謝你，賈克，我好走的。(賈克向她走來，但是她仍向着門口走去。快到門口的時候，她搖搖欲倒。)

道 (想扶住她) 佩安！怎麼啦？

賈 (跑來扶助她) 哪！你瞧！你得讓我攙扶她！我告訴你，她走不動瞧，我很強壯。我簡直可以

抱她。這麼着，佩安——現在我們好好地去吧。你得好好地休養一下，等好了再來——

——(和佩安道萊同出)



史 他們走了，並不告訴我明天早晨是誰來！還要我自己來關店門！（握拳猛搖）好吧！你明

天來的時候，我叫你到那邊史則門那兒去！我不要你到我的飯館裏來吃兩客牛肉和咖啡！決不，先生！我自己來照顧我的店好了！我有許多債！我並沒有許多主顧，我這小地方也不賺錢！你來的時候，你就找不到事了——你到史則門那兒去吃兩客吧！

（火警鐘大鳴，插劇消滅）

威 那是什麼？

碧 （在右面窗口）起火了！

威 什麼？

碧 瞧就在這街上！（正劇中聽見救火車的鈴聲和嘈雜的人聲）起火了！起火了！

蓓 （尖銳地）不要靠出去！（跑來看他）

碧 （大為興奮）哦！就在這街上！就是那飯館街那頭的小飯館！起火了！起火了！（對蓓凱和威

喚）快來！我的帽子在什麼地方？（跑去拿帽向門口走去）飯館起火了！

碧兒等一等！

但是我要去瞧！

你不能一個人去。

碧 那麼你同我去同我去！我要瞧！（興奮地跳着）快來！快來！也許我們可以在窗子裏拿點

蛋糕！

威 （沮喪地站起來）我們要停止工作了。

碧 哦，我聽見救火車來了！好好！他們要弄滅牠呢！（跑到窗外）哦！瞧！那救火車來了！（奮凱

拉住）瞧，媽！瞧救火員！救火車停了！瞧那些煙！火哪——你瞧見沒有？從小飯館屋子

裏冒出來！哦！瞧那救火員跑呀！他們拿着斧頭！哦！哦！他們把窗子打碎了！瞧！他們拿

皮帶來了！瞧他們——他們跑到飯館裏去了一個又一個——到煙裏去了！媽！你瞧

啊！好好！蛋糕燒起來了！

幕下

## 第二幕

景——小樓上，次晚。插劇是一間小房間。左面是到走道裏去的門；還有一個小火爐。中間是一個桌子。右面的門通到另一間房。

幕啓——正劇，威侯正在左面忙於寫稿。蓓凱在右面牀旁，牀上睡着一個代替碧兒的小孩。

蓓 (走過來瞧威侯) 文章寫得怎麼樣啦？

威 快完了。

蓓 威侯，你寫得這麼快，你想會寫出好東西來嗎？

威 我不能慢慢地寫，蓓凱。我非得趕快弄完。我們好再看一遍。

你的臉色白得怪怕人的，威侯。

威 我知道——我累了。

蓓 你答應過我，決不一吃好飯就做事。現在你的肚子怎樣了？

威 哦，不用管我的肚子！我不能把這個工作放手，就是講也沒有用。來瞧這稿子吧。（蓓歛坐）我要給你看前場，這和前一幕一樣。還是飯館。（插劇漸漸顯露，如第二幕第二場，但是飯

館已燒毀了。）這是早晨。可是有點不同，你知道。那地方已經燒掉了。

蓓 是的，碧兒和我去瞧過的！

威 有個警察看守着，走來走去；碧兒上場。哪，你看下去吧。（插劇全明）

碧 喂！發生什麼事啦？

警 我讓你猜三次！

碧 起火！

警 對極啦！

碧 什麼時候燒的？

警 夜晚。

碧 史密德在什麼地方？

警 他在監牢裏。

碧 監牢裏？

警 當然，救火員聞着火油味了。

碧 哦，可憐的德國鬼子！他放火燒他自己的地方啊！

警 那就是他們所說的。我並不在這裏。

碧 哎，我錯過了！我要是在這裏，我倒可以弄到些蛋糕！

警 也許上面有火油呢！（走向右）

碧 喂！先生！你知道在這裏做堂倌的那個人嗎？

警 是啊。

|碧 他們沒有把他抓去嗎？

|警 沒有。他還想要工錢呢！（笑着向右走出）

|碧 哦唷！（右面牀上的小孩發出哼唧的聲音。插劇漸隱。正劇顯露微光。）

|蓓 （站起來走到牀前；然後又回到威侯身邊。）他好像很不安。啊，我希望他不要生病！

|威 （煩惱）我們現在不要想那些！

|蓓 好吧。

|威 我們瞧到重要的場子了。我要給你看佩安和道萊所住的房子。（插劇漸露）隔壁房間是賈克住的。火燒過後沒有幾天。佩安去弄東西做晚飯。這個時候房東太太來了。我就用我們的房東太太。

|蓓 那麼這一幕一定很逼真了！

|威 我們要報點小仇，我想像她——帶着駝鳥毛，穿着油膩的舊藍衣服，尖尖的紅鼻子，說話像和人打架似的。你放心，我已經摸着我們的房東太太了！

蓓 就在這兒。(插劇全明。蓓凱溜出。插劇左面有敲門聲。)

房東太太 (開門入) 噫，他們人在那兒？(懷疑地四下裏望望) 我希望他們不要逃走！(走向右面

門口) 有誰在裏面嗎？！好像他們還沒有起來！沒有出息的東西！(佩安從左上，肩上也擡着

一條圍巾，手裏拿着一塊麵包。) 哦！你在這兒！我要房錢！

佩 你爲什麼今天晚上來？(她站在門口，好像怕這婦人)

房 不是過了兩個禮拜了嗎？

佩 但是我告訴過你我們明天纔有。

房 這差不多是明天了。我今晚就要收。

佩 但是道萊回來得很遲。

房 你老是我講道萊。

佩 她說她會弄到錢。等她回家我就送到你房裏來吧。

房 好。我不耐煩等那筆錢了！你要是沒有，你就搬，沒有旁的話說！你大概總懂得——

佩 (煩惱的神氣) 哦!!! 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們正在竭力想法呢! (撇轉身來向左跑出)

房 哦唷。你瞧瞧! (蹣來蹣去) 他們來住你的房子, 你去討討欠你的錢, 他們扭轉身來就

跑! 這就是做房東太太的味兒! 這就是他們對待你的法子! (喊) 喂! 你不用今晚就搬

(跟着向左走出; 一邊還嚷着) 你跑什麼? 我又不吃你! 我不過要知道, 我非得要那筆錢

——我還要付我自己的賬呢。(正劇中有鈴聲, 插劇立隱)

威 天哪! 鈴好像整天整夜地響的!

蓓 等等, 威侯。我去開門。(站起來走去開門。威侯繼續看稿)

房 (站在正劇中的門口) 好啊。我是來要房錢的。

蓓 對不起, 但是你知道我告訴過你還要等幾天。

房 幾天究竟是多少天呢?

蓓 大概一、二天。

房 那房錢已經欠了一個月了。你們無論如何該弄得來, 不然就搬走。



威 (擡起頭來) 我不是告訴你等道菜回家來就給你嗎?

房 道菜! 道菜是誰?

威 我——(笑) 我弄錯了!

蓓 (對他笑) 你瞧, 我的丈夫正在編戲劇, 道菜就是這戲裏的一人。我們也把你編進去了。  
房 我嗎?

蓓 是啊——我希望你不會動氣。你知道, 他要一個很好的人, 在臺上做出來會使人看見歡喜的——

威 等做的時候, 你可以去瞧。

蓓 我們給你票子, 你知道吧。

威 我們要請你坐包廂。

房 哦唷! 我是什麼樣的人呢?

威 當然, 你在戲裏也是做房東太太啊; 有一家人家很苦惱, 你可憐他們, 在患難中幫助

他們。這是很動人的——個個人看了都要感動得流淚的。

（疑慮地）那倒很好，但是我要收我的房錢。我要付大房東的。你們如不能付我，我就要請你們搬了。

哦，你當然不能那樣做的！

我爲什麼不能？

你豈不知道在戲裏怎麼能做呢？你可成了又強硬又殘暴的人了。

個個人都要討厭你！

想想看，你要覺得多麼慚愧——每晚在戲院裏這麼多人的面前！

你瞧，你一定要做個我們所想的那樣的人。

哦，（被好奇心克服）這戲什麼時候做呢？

等我一編好。

不要太長久。我很喜歡幫助你們，但是我和旁人一樣也等着錢用。（露齒地笑）呵，豈不

是很有趣！做戲好，希望你們成功！我很對不起我打攪你們了。請你們不要見怪！再會吧。

蓓和威 再會。（房東太太出）

威 你會聽見過這樣的話嗎？

蓓 你的理想又錯了！

威 我們還可以和他尋一個月的開心！

蓓 房東太太和雜貨店老板——我們可以永遠做下去了！（小孩不停地翻身，在睡夢中咕嚕。）

蓓 （站起來走向牀前，去拍小孩）哦，碧兒，（對威侯說，他站起）威侯，他發熱了！

威 真的嗎？

蓓 哦，我該去請醫生來！

威 我們已經欠醫生不少了。

蓓 我知道——但是我如果去請他，他總會來的。

威 他來有什麼用？他祇是告訴我們已經知道的事——你們如果在夏天把小孩關在這間小房子裏，給他吃豆和梅子，他的病是不會好的。

蓓 威侯，你聽我說。旁的什麼事情我都忍得住——不過碧兒如果病了，我們就得丟手！你明白嗎？那個我可受不了——我——

威 (發狂地) 現在我們爲什麼要談那些呢？我要寫完這本戲劇！(拉她到桌旁) 來吧！坐下來讓我們倆幹！立刻動手！不要再提一個字！(他們並坐下) 這兒是碧兒的一場。我要知道你對於這場以爲如何。(插劇漸明) 碧兒來看佩安。這稿子——

蓓 給我吧。(他們同看。插劇全明。蓓凱溜出。插劇左面有打門聲。碧兒膽小地開開瞧瞧。)

碧 沒有人在家嗎？(嚶) 喂！有誰在這兒啊？呵，我想我如果不客氣，他們不會見怪吧。唉，我不知道他們真肯留我在這兒住吧！(坐在椅上)

佩 (進來) 哦！好哇。

碧 你記得我嗎，姑娘？我到史密德飯店去過的！

佩 哦，是的！

碧 我是賈克的朋友。我剛纔在街上碰見他的。

佩 他找到事沒有？

碧 還沒有。唉，那真難——他竟會拿不到工錢！你以為是那老德國鬼子放的火嗎？

佩 我不知道。

碧 我瞧見那邊有個皮貨店，人家說那皮貨店在二月裏燒掉的——那時候他們已經把貨都賣完了！

佩 你這小孩什麼都知道！

碧 你做了我的事就知道了！

佩 (注意到他的腫眼睛) 你眼睛腫了！

碧 不錯！打腫的！

佩 你怎麼會的？

碧 我的乾老子，

佩 你做了什麼。

碧 當然！我吃了他的老拳？

佩 但是——他爲什麼打你啊？

碧 他用不着理由。他要打就打。

佩 唉，你這可憐的孩子！你爲什麼忍受呢？

碧 我再也不去了。我告訴了賈克，他叫我來住在他房間裏。你肯留我嗎？

佩 當然肯啊！

碧 我並不是笨蟲，你懂吧。我會賺錢生活。瞧這裏！（拿出一大把的錢）錢不少吧，怪好聽的呢。

佩 你怎麼弄來的？

碧 號外！號外！日報！夜報！快報！（四面望望）喂！我不喜歡這個地方。

佩 什麼事體？

碧 女人該懂得——一個男人在外面忙了一整天，回來就要吃好的熱的，有味的東西，並且要快。

佩 好吧，先生，你瞧，先生，我要是準知道你什麼時候回來就行了，先生！一塊麵包怎麼樣？  
碧 拿出來！

佩 （把麵包給他，他就吃。她坐在桌旁） 過來，碧兒。你知道，你住在這兒倒很好。我以前也有過一個小弟弟。

碧 真的？

佩 總是我當心他。你如要做這家庭裏的一位，我也要來當心你。

碧 你是什麼意思？

佩 吃飯前我總要替他擦臉上的黑灰擦掉。

（不安） 哎呀！一天三次嗎？天哪！

佩 我和你交換，碧兒？

碧 你換給我什麼？

佩 可是，我也不知道。一個被乾老子打而沒有人愛他的小孩子！  
 （用手抱住他，溫柔地吻他的面頰。）

碧 哦唷！（臉上顯出驚奇和高興）喂！我歡喜這個！

佩 那麼這就是條件？

碧 當然！算數！（他們握手）今晚就起頭嗎？

佩 不，我今晚很累，我們明天早晨從新起頭。你也一定很累了，碧兒。你還是進去睡吧。

（領他向右）

碧 喂，佩安！

佩 怎麼？

碧 我歡喜親嘴。

佩 （用手抱住他）可憐的小東西！（又吻他）



碧 啊，真樂！

佩 再會吧，碧兒。

碧 再會。（出，關門）

佩 （回來，倒在桌旁，疲乏地嘆了一口氣；後來聽見賈克回來，就坐起來聽，隨即振起精神假裝忙碌）。喂，賈克。

賈 （入）好嗎，佩安？

佩 你今天找到工作沒有？

賈 今天好運氣。我賺到了二毛五，幫人家拿箱子。

佩 就這點嗎？

賈 總比沒有好。你怎麼樣，佩安？

佩 還好。

賈 不過還好嗎？這次休養對於你有一點幫助嗎？

佩 我想總有點，賈克。

賈 佩安！你知道嗎？我想我們昨晚作過一次理想的旅行後，你是好得多了。讓我們再來一次吧。

佩 (仰望，疲倦地一笑) 這麼快嗎？

賈 我又弄到幾張火車表了。

佩 到那兒？

賈 我討厭歐洲。到瑞士和埃及去又太遠。我想還是先逛美國吧。

佩 我們到那裏去呢？瞎跑嗎？

賈 不要笑我。我們到佛老利達去，(把椅子拉近桌子，鋪開鐵路指南和火車時刻表)

佩 你從那裏弄來的？

賈 在車站上，人家不要了。

佩 印着美麗的小照！那是多麼好看啊！

賈 是的——怎麼不是呢！瞧——這是大西洋海岸。我們中午離開紐約——

佩 但是現在是晚上，賈克。

賈 我知道——但是我們已經動身了！

佩 （翻開車表）火車離開紐約有三次呢。

賈 那是不同的班次。讓我瞧。下午十點鐘，我們將到利去蒙。我們到柏蒙比去是在晚上

十一點——

佩 怎麼整天在火車上嗎？

賈 共總一天半。

佩 哦，賈克！你那裏有錢去買車票呢。

賈 我告訴你，佩安，當你旅行的時候，你千萬不要掛慮費用。這樣要掃興的。現在讓我瞧。

我們去住皇家飯店。這小照就是。

哦，賈克！這是多麼舒服的地方啊！

賈 當然，他們在廣告上照得更好。

佩 他們收費厲害嗎？

賈 不，不。你可以住在那兒，每天十元。

佩 每天十元！賈克，不會吧？

賈 我們不能希望再省。

佩 但是那就要三十元了，賈克！你知道我們還要和道萊同去。我們不能兩人去。

賈 不——當然的事。

佩 人家真的像那樣的用錢嗎，賈克？

賈 多得很呢，佩安。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一年到頭都有椶樹和花。從來不下雪，也不會冷。海灘又寬又清爽，你躺在那兒瞧瞧碧綠的海水，白的浪花捲着進來，一行行的海鷗在上面飛。哦，到了晚上！你就要想伸出你的手去抱住滿懷的星！

佩 賈克真是多麼美麗呀！（她呆望着前面；靜了一會兒。忽然手掩住臉，伏在桌上。）

賈 佩安怎麼啦！爲什麼事呀？

佩 哦，賈克！賈克！

賈 (憂愁地) 怎麼啦？

佩 我不願意來這個玩意。我再也受不了了！

賈 爲什麼？

佩 最好你還是不要問我，賈克。

賈 但是我要知道！

佩 你自己的顧慮已經不少了。

賈 (沉思地望着她；然後把手放在她手上) 佩安，你真的病得這樣厲害嗎？

佩 我不願意告訴你，賈克。

賈 你豈不知道你這樣着急是不對的嗎？

佩 我不知道。我竭力想寬慰自己——

賈 你千萬不要失望。你要相信我，我告訴你，你是會好的。

佩 賈克，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了；但是你這樣說也不會使我好。

賈 你聽我講。我有個姐姐。有一次她病倒了。她病得比你還厲害，但是她現在是又神氣又快活。

佩 她可要一直做事嗎？

賈 不，她到佛老利達去的。所以我才這樣對你講。我想送你去——並不是說着玩玩，是真去。

佩 我怎麼能住這樣貴的地方呢？

賈 你不用住在旅館裏。你可以在那兒租所房子，每星期十五元。

佩 但是，賈克，我一生從來沒有賺過十五元一星期。

賈 你不用賺。你祇要稍爲等等，我就有了。你祇要等五個月——

佩 賈克，你爲什麼老是說再過五個月就有錢了？

賈 我也不能解釋，佩安，但是你可相信我嗎？我以前有過很多的錢，但是我並不看重

——我也不承認牠的重要。現在我有了你，我可以答應你，我要好好地用了。相信我，忍耐一下，——祇要等五個月。

佩 (無精打采地笑) 我恐怕，賈克，五個月內我就要死了。

賈 (握住她的手) 不，不要講那些話！你不要這樣，佩安！我們要救你——我告訴你，我們會的。我們要共同奮鬥——我們不要說死死是太殘忍——太可怕！

佩 賈克，你爲什麼這樣顧念到我？

賈 我要使你病好！我說話算話！我要去弄錢，送你到佛老利達去。道萊要和你一齊去，你要住到海灘上去——正像我的姐姐從前一樣。

佩 但是，賈克——就是你弄到錢——我怎麼能讓你爲我化費呢？

賈 你能——你攔不住我的，佩安。我要如此做！

佩 不，賈克，這是不大好的。

賈 要救你的性命？

佩 不行，就是要救我的性命也不行。

賈 (溫柔地) 佩安，你聽我說。我有權來救你的性命。你不明白嗎？我要你好。我愛你！

佩 (呆望着他) 賈克！

賈 是的，我愛你！

佩 (泣) 賈克，賈克！(他用手抱住她；她瘋狂地嚎哭。)

賈 怎麼一回事？爲什麼呀？

佩 哦，賈克，你爲什麼等這麼久呢？你爲什麼不早點來，現在是太遲了！

賈 太遲了！

佩 你爲什麼等到我快死的時候來呢？哦，我真受不了！你不應該告訴我的！那是太殘忍了！

賈 佩安，不要那樣！

佩 我告訴你是太遲了。太遲了！(她瘋狂地哭泣)



賈 (憂急) 佩安! 佩安! 你千萬不要那樣失望! 你聽我說, 佩安!  
佩 等等! 不要講了!

賈 你累了, 佩安。來吧——躺躺吧。(他引她向左出, 在內講) 對啊, 躺下息息吧。不要再說話了。

(重入, 在門口講) 安靜點, 不然要睡不着了! 他踱來踱去, 自言自語) 不, 我不能忍受了。這不

是好玩的事。這和打賭無關。我非得救佩安的性命——我不應該等這麼久。(忽然下

了決心) 我要寫信給吉茜。她要來幫助她, 我不管什麼條件不條件。我要寫(狠狠地)滾

你的蛋吧, 鮑浦——我不管你要怎樣取笑我! 是啊! 是啊! 人生的真象! 我是完全懂得

了! 我非得屈服來受你的戲弄。天啊, 我是怎樣的一個蠢貨——怎樣傻的一個蠢貨!

我要輸掉二十五萬! 我不管——我非得救佩安! 我今晚就寫(拿了紙和筆, 坐下來寫。左面

的門輕輕開開, 道萊入, 又憔悴又憂急。)

賈 道 你在這兒, 佩安在那裏啊?

賈 她睡了。

道 賈克，我非得離開這裏！

賈 離開！

道 是的。警察要抓我，

賈 警察！

道 人家說我偷東西。哦，不用提了——我並沒有偷。我可以對天罰誓。我並沒有！

賈 你當然不會的，道萊！

道 我非得走。我非得和佩安同去！

賈 但是她不能去，道萊！她病很重呢！

道 假如她留在這兒，警察來抓我，她就更糟了。

賈 告訴我什麼事，道萊。

道 不，我不能。

賈 爲什麼不？

不要問我。(她倉皇地望望四面)

也許我可以幫助你。

沒有人可以幫助我——決沒有!

道菜!你爲什麼要瞞起來不告訴我呢?

我不好意思說!

爲什麼?

你要永遠瞧不起我了。佩安也要瞧不起我了!

那是決不會的,道菜。

(她注視他的臉,後來忽然抓住他的手,粗厲地低語)我因爲要救她,把我自己的身體賣了!

我的天哪!

啊,不要這樣望着我。我叫你不要問我的!

(半瘋半顛)但是,道菜你明白?

道 明白什麼？

賈 我靠着你的錢生活的！（他們互相呆望）

道 賈克，不要如此！你並不知道啊！

賈 （用手掩住臉面）哦，你怎麼這樣大膽？

道 不要再這樣了！你知道我並沒有法子呀。我們還能幹什麼呢？我們家裏連一塊錢都

沒有。（她握住他的手）賈克！不要自私自利！

賈 自私自利！

道 你祇想你自己——不想想我和佩安。

賈 什麼時候的事今晚嗎？

道 這並不是第一次。不過都是爲了佩安。

賈 （低語）爲了佩安！

道 我做工做得要倒下來了。我整日整夜地做着奴隸——但是我賺得還不够用。所以

我常常到一個地方去。

什麼時候起頭的？

差不多是一年前。

佩安從來沒有想到嗎？

天呀！她知道就要尋死了！你聽着——我告訴你這樁事。現在還有什麼關係呢——

你再也不會看見我了。我起頭在一家百貨商店——每星期賺十二塊錢。工錢卻不小，可是要養活兩個人！那真是做奴隸——整天地做奴隸。從來沒有一天假期，從來沒有快樂；沒有好看的，也沒有新的！沒有希望，也沒有將來；祇是做奴隸——奴隸！有一個年輕的男人——人家都稱爲少爺。他請我去吃飯，我就去了，因爲我快要餓死了。當然，到底他得到了我的一切。後來又把我拋棄，我就再去做工。你懂嗎？

我懂。

以後就更糟了。我墮落了，但是我怕佩安要疑心，所以我多少時候沒有幹。但是不久

以前她做工做得累死了——我看見她病，我就忍不住了。我告訴她我在城裏旅館裏找到一件事。我去了一夜——我帶了錢回來給她。這就是我的生活！

（低聲）像那樣的人多不多？

道 賈 全城都滿了。我知道有一個女子，她到濟良所去。他們說，他們不能幫助她——因為他們祇幫助墮落的女人。她後來又去，對他們說，現在他們能幫助她了——因為她已經是一個墮落的女人了。

天哪！

道 賈 她快要餓死了，所以逼得她這樣。整千整萬的人也是同樣地逼到這條路上去的。好女子——他們看輕我們！我有時奇怪——他們以為我們歡喜去幹這種事嗎？（狂笑）那裏有一個女人歡喜把她自己的身體去給那些畜生！緊握住賈克的手）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究竟算是誰的罪？

賈 我不知道。

道 假使天上有神，他怎麼能容許這些事呢？他怎麼能容許一般人有錢而閑着，還要輕視我們什麼都沒有的人呢？

賈 告訴我今晚的事。

道 我到老地方去。那裏有一個男人——他喝醉了，他丟了錢，他說是我偷的。一個佣人給我些錢——老太婆就去叫警察。我偷偷地從地窖裏逃出來的。

賈 他們要捉你嗎？

道 那個人是一位政客——是大人物——所以他們非要捉拿我。我是一個陌生人，我也沒有朋友，他們要關我一兩年。我倒不怕；我是下賤的——除了倒在垃圾堆裏，什麼也不配。但是還有佩安呢。她是規矩的。我非要保守她做規矩的。

賈 是的，道萊，我們要保守她做規矩的。

道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信託一個男人的，賈克。但是我想你是高尚的。可是要記好這一個（兇狠地）我對天罰誓，假如你要傷害佩安一點，賈克，我就要殺死你！

賈道萊爲什麼這樣對待我呢？我愛她。我已經告訴她說我愛她。

你想和她結婚嗎？

當然。

道（緊握住他的手）賈克！你要好好看顧她嗎？（很快地轉身，也不等他回答）我們非要離開這

兒！

賈等等！讓我想。我知道一個地方，在那裏他們決不會找到我們的。

道在什麼地方？

賈我帶你們去。立刻叫佩安起來。

道你敢說一定是穩當的嗎？

賈一定。那裏好像是在另一個世界裏。（道萊從左跑出去叫佩安。他躡來躡去，自言自語。）我祇得

放手了。像這樣的事我不能玩了。我輸了，我要去自認。祇有一個月！唉（忽然想到）再

會吧，我那二十五萬！



碧 (站在門口打呵欠) 哦唷! 什麼事呀?

賈 我們要走了。

碧 到那兒去?

賈 我現在不能告訴你。

道 (從右入, 攙扶着佩安) 來吧, 佩安。賈克要帶我們一齊去。

佩 但是我的病重不能走呀。

道 你非得去, 佩安。

佩 我衣裳還沒有穿好。

賈 把她的帽子和衣裳拿來。不要多耽擱。來吧, 佩安。我要幫助你。我們沒有時候了。(用手抱住她, 攙扶她向左出)。

佩 你肯告訴我究竟是什麼事嗎?

賈 我帶你到朋友那裏去。(對道萊) 我們叫輛車子吧。

不行，他們會查出來的。

賈道：那麼，我想我們還是打地道裏走吧。（對佩安）親愛的佩安！聽我說。我愛你。我要使你好。

我能弄錢——足夠我們大家用——多得很呢。你要到佛老利達去。你再過幾天就在那裏了——我姐姐所去過的地方。也許她要和你同去。所以來吧！來吧！（引佩安出）

（忙亂地包佩安的和她的東西）你的衣服在什麼地方，孩子？

碧道：我簡直沒有什麼佛老利達呀！

我不知道。

碧道：你們是騙佩安吧？

（急急地把東西包好）也許是的。

碧道：你們躲避那個房東太太吧？

碧道：現在不要問我。

碧道：哼，出了事情了，我知道你瞞不了我（四下望望）唉！我以為我有了家了！現在我倒又出

來了！  
（插劇燈光漸隱，正劇明）

威 （低聲）怎麼樣？

蓓 （輕輕地）哦，威侯！那是實在的情形！

威 你歡喜嗎？

蓓 （肯定地）是的，我歡喜！那是實在的，那是真的。威侯，我想那是可以演的。

威 你這樣想嗎？

蓓 是的，就是百老匯也行！那使我哭了！我還是一個硬心的罪人！

威 哦，蓓凱，我真快活！

蓓 我也爲你高興，威侯！（站起來用手攙住他）我們有了真真值錢的文章了！（正劇左面鈴響，插

劇滅。正劇全明。左面有郵差吹哨聲。）

威 那是什麼？

蓓 郵差！

威 (跳起來)也許是那篇詩的稿費吧!

蓓 哦,是的!

威 信箱上的鑰匙在那兒?

蓓 (跑到右面)我想是在這裏吧。(尋找)在這裏!(把鑰匙給他)快點!

威 (向左出)我就來!

蓓 (瞥兒翻身,在睡夢中叫喚,她到他牀前,跪下來撫慰他)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不要生病啊!

不,不,我受不了!除了這個旁的我都能受!若是這樣,我可要放棄了!威侯也得丟手不做著作家,找點拿薪俸的差事。或者我要重回舞臺,去賺點實在的錢。——(聽見威侯回來,就跳起來跑到左面去)是稿費嗎?

威 (入)是的。

蓓 多少啊?

威 (悽慘的聲音)你猜有多少?

蓓 告訴我！

威 兩塊半。

蓓 兩塊半！

威 兩塊半錢！

蓓 老天爺！

威 (忿怒地) 他們怎麼能盼望詩人靠着兩塊半一首詩生活呢？

蓓 (神經錯亂地) 他們就不盼望詩人活！他們絲毫不顧到詩人！詩人是下賤的！

威 (抓住她的手呆望着她) 蓓凱！蓓凱！這本戲劇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觀衆一定要歡迎！

哦，威侯。我希望他們歡迎！我會勒住他們的喉嚨，直等到他們答應歡迎！我也會雙膝跪下來哀求他們歡迎！(大聲地對着觀衆) 你們歡迎嗎？你們歡迎嗎？告訴我們，說你們歡迎！告訴我們。

幕下

原书空白页

幕 四 第

第四幕

景——小樓上，次日下午。插劇佈景爲客廳，如第一幕。

幕啓——正劇，威侯在左面忙着寫稿。蓓凱在右面弄碧兒睡覺。  
乖寶寶，你來好好地睡一覺吧。

碧 我覺得好點了。

蓓 我也高興。爸爸的劇本也快編好了，他就要帶你到公園裏去。

碧 媽！

蓓 好好睡吧！

碧 可是！

蓓 怎麼？

碧 我覺得餓。

蓓 家裏什麼也沒有，好孩子。

碧 沒有麵包嗎，媽？

蓓 沒有，可是我們會買來等你起來時吃。

（走到左面坐在威侯的旁邊。寂靜，他在紙上寫。他又蒼白，

又憔悴；她急切地看着他。）

威 （手托住臉）哦，蓓凱。

蓓 累了嗎，威侯？

威 我的頭痛得要命。

蓓 威侯，你知道你不應該工作，因為你的肚子這樣空着呢。

威 討厭的肚子！

蓓 可是，威侯——



威 爲什麼著作家要有肚子呢？什麼用處也沒有。

蓓 聽我說，威侯。你既然這樣的累，你決不會寫出好東西來的。

威 我能够寫出好東西來！你瞧過就知道好啦，我現在差不多已寫完第四幕了。來讀吧

——別提我的肚子了。（她湊近他。插劇漸現）佈景還是爸爸的客廳。吉茜在那裏；她爲

賈克擔心，鮑浦正在安慰她。（插劇全明）

鮑 他不要緊，吉茜。人家都以爲他是去打仗了！

吉 他以前從來沒有離開過這麼久。

鮑 我豈不是一個很健康的人嗎，吉茜？

吉 我想是的吧，鮑浦。

鮑 那麼，我已經幹過他現在所幹的了。我幹了一年。我還是活着呢。

吉 但是你知道怎麼幹，鮑浦。

鮑 我起頭的時候，並不知道。

吉 昨晚下雪了；我睜眼躺着直到天亮，老是掛念着他。

鮑 我的親愛的姑娘，人家衣服上老早有過雪了。

吉 他去了一個月了？

鮑 聽說，吉茜！你知道世界上有貧窮和痛苦，是不是？

吉 是，我想總有吧。

鮑 你能叫賈克活了一生而不瞭解這些事嗎——祇是閑着玩耍，化費人家替他賺來的錢財？

吉 (握拳) 哦，祇要他能回家來！ (電話鈴響)

鮑 我去聽。(走到電話機前) 喂，(稍停；然後說) 怎麼，出了什麼事啦？ (又稍停；他就對吉茜說) 是

賈克！

吉 (跳起來) 賈克！

鮑 (對電話) 是的，什麼什麼事怎麼樣，我說得不錯吧！當然，吉茜在這裏。是的，爸爸在

樓上。不，我不告訴他。也許他不肯。啊！兩分鐘嗎？好吧！再會（掛上）他回家來了！

吉  
鮑浦！

鮑 他在地道車站那兒。再過兩分鐘他就到這裏了。

吉 可是出了什麼事情了嗎？

鮑 他不肯說。祇說他放棄了——他回家來了。

吉 謝天謝地！（稍停）但是鮑浦！這是怎麼會事呢？

鮑 這就是他賭的東道輸了。

吉 我不管這些！他回來了！賈克！賈克！（她跳舞拍手）哦，我真快活！真快活！（正劇漸明——顯出

碧兒從牀上起來。）他鬼鬼祟祟地向四面瞧，爬上書架去拿飯碗。碰碰一聲。（插劇立隱）

威 （大驚）什麼東西！

蓓 （跳起來跑到右面）碧兒！

碧 哦，呵呵！

蓓 什麼事？

碧 我並不是有心的！

蓓 可是怎麼——

威 你豈不知道我們正忙嗎？

碧 我——我餓了！

蓓 可憐的碧兒！不要緊，好孩子！（抱住他）碗裏什麼也沒有。

碧 我以爲——也許會有呢。

蓓 不要緊！可憐的小寶寶！他餓了！

碧 我睡不着，媽。

蓓 好吧，不要緊。我們不罵你。舊碗沒有什麼關係——橫豎我們也沒有東西要裝。現在

可不要哭——你要覺得難過的。（右面聽見唱歌聲）

碧 哦！那是小叫化！（跑到窗口）媽！我好下去聽他唱嗎？我決不走遠，我決不和人講話。

幕 四 第

蓓 你確是覺得好了嗎？

碧 我好得多了，媽。讓我去吧！

蓓 你真的不走遠嗎？

碧 真的，媽！

蓓 好吧。

碧 好！現在我臉上要有紅光了！（從左面門出；蓓凱關窗，歌聲止。）

蓓 不把那小孩帶到鄉下去真是罪過！

威 （拉她到桌旁）你以為我的第四幕如何？

蓓 威侯，還不是像我所說的第一幕一樣，你這戲裏要加點生氣。要加點變化和色彩。

威 但是怎麼會有呢？

蓓 我早就告訴你了——你一定要把葛萊第放進來。

威 葛萊第在這幕戲裏嗎？

蓓 當然！你把佩安帶回家，你就要有個相對的人物——平民的女兒和富貴的公主。葛萊第仍舊愛着賈克，現在他卻帶了另一個女子回來了！

威 哦，蓓凱，那是太不值錢了！

蓓 等着，威侯——讓我替你寫出來。我給你瞧瞧我的意思。把你的鉛筆給我。

威 (呻吟) 去寫吧！

蓓 瞧這裏——佈景還是一樣——(開始寫，威侯俯在她肩上看。插劇漸露) 不過葛萊第正在

倒茶——

威 這豈不是正像她嗎！老是倒茶！

蓓 住嘴！吉茜和鮑浦也在那兒。葛萊第穿着極好看的時髦服裝——她再也不肯讓誰

想她是因了電話的消息而興奮。(插劇全明)

葛 吉茜，今晚我玩得極為高興。但是現在我要去了。

吉 什麼？賈克要回來了，你倒要走了嗎？

葛 哦，賈克要見我嗎？當然不會！我真要去了。（站起來走到門口）再會！

威 你不會讓她走吧？

蓓 等着！讓我寫！

吉 （站起來，跑去阻止葛萊第）不要走，葛萊第！請等一等！

葛 爲什麼？

吉 答應我一個請求吧，葛萊第。我知道賈克仍舊愛你。我要你留在這裏！我要你聽他親口說。讓我把你藏在簾幕後面。（同她走向簾子前去）等賈克進來了我就提起你——

威 （強硬地）那不行！（葛萊第和吉茵停住）

蓓 爲什麼不行？

威 糟透！

蓓 但是我要她這樣做！（葛萊第和吉茵又走向簾幕前去）

威 我說我不要！太高尙了！

| 蓓 哦，不要傻，威侯！

| 威 我說我不要！讓葛萊第去倒茶吧！  
（葛萊第走向桌前去）

| 蓓 我要他們藏起來！  
（葛萊第走向簾幕前）

| 威 我說停住！  
（葛萊第停住，呆呆無力地站着）

| 蓓 你爲什麼不能給我一個機會寫呢？

| 威 我受不了，我告訴你！

| 蓓 但是我要給你瞧後來是怎麼樣。

| 威 我不要瞧！我不看這些東西！

| 蓓 但是我如要葛萊第——

| 威 你不能要她！我的戲劇裏沒有她的分！  
（他忿怒地跳起來）滾你的蛋吧，我說——滾你

的蛋吧！  
（葛萊第大叫一聲，轉身逃走，插劇消滅。）

| 蓓 威侯，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不講理？



|威 現在，倒底你還是要看我所寫的呢，還是不要看？

|蓓 是的，當然要看。

|威 那麼，撇開這個無意識的事，看下去吧。

|蓓 (順從地) 好吧，我就看下去。

|威 我們要把那場寫完。我想這一段重心還不十分壞。吉茜和鮑浦才得到電話裏的消息。(插劇漸明) 吉茜快樂得手舞足蹈，忽然她想到一個問題，爸爸會說什麼呢？(插劇

全明，蓓凱和威侯偷偷地溜出)

|吉 (憂慮) 鮑浦，你以為爸爸會拿賈克的錢嗎？

|鮑 我不知道。要看他怎麼辦。

|吉 哦，我們一定不能讓他拿，那是太不對！你上樓去，陪着爸爸，等我調查清楚究竟是出了什麼事情。

|鮑 (站起來) 好法子！

|吉 也許我要把賈克藏起來，等我們把這事情講明。（她說的時候，爹從門口出來，站在她的背後。）  
你知道，鮑浦，我們一定要小心地防備他——他是老年人，他是容易發脾氣的，我們  
也不曉得他大怒之下會做出些什麼事來。他是毫不負責的，你知道。

|爹 （走到前面來）什麼事？

|吉 （大驚）哦，爸爸！

|爹 什麼事你想瞞着我？

|吉 哦——不是想瞞你，爸爸。

|爹 想瞞誰，啊回答我！

|吉 哦——爸爸——

|爹 （大怒）原來我是毫不負責的！你們要小心地防備我，是嗎？究竟是什麼事說出來。

|吉 哦爸爸——沒有什麼——

|爹 我很明白。說出來！

鮑 真的，爸爸——

爹 回答我！

吉 哦爸爸——不過是我用了些錢。

爹 用錢！

吉 我買了些衣服，我怕你看見賬單——

爹 賬單在那裏？

吉 我會給你看的。

爹 在那裏？

吉 樓上。請你不要過分地罵我，爸爸。（領他走出去）你知道，那時候我並不曉得——

爹 我知道。我的小孩們老是這樣的。他們向來不曉得什麼！

吉 那並不是怎麼壞的——（前門鈴響，她恐慌）哦！

爹 什麼事？

吉 沒有什麼。來吧！

爹 等我瞧瞧究竟是什麼事。

吉 沒有什麼，爸爸。

爹 你怎麼知道沒有什麼？

吉 我要給你看賬單。

爹 好，等一會兒。賬單不會飛走的。

吉 (暗對鮑浦說) 完了！

爹 怎麼，那是什麼？那豈不是賈克的聲音嗎？怎麼——怎麼——老天爺！(賈克站在門口，手

攙着佩安，道萊和碧兒跟在後面，大家都發呆。)

賈 (扶着佩安慢慢地把她放到椅子上) 請你們原諒我。(他替佩安把衣服寬了，把領子拉開。她快昏過去

了。) 給我一杯水！快點！(鮑浦應命而行) 誰給我一把扇子！(吉茜拿了一張報紙遞給他。道萊跪

在佩安的另一邊) 再過一會兒她就好了——她已精疲力盡啊！好點嗎？(他站起來很快地

（講）我告訴你們究竟是什麼事。這姑娘病了；她快要死了。我非得替她想法子。（對鮑浦）你要原諒我，老朋友。我祇得放棄那注東道。這件事對於我是太厲害了。你瞧——

（躊躇）我想你是對的。我跑進人生的真象裏去，我就碰了壁。你可以盡力地取笑我，我是認輸了。但是爲了這個姑娘——我祇得回來，你知道。（對爹）原諒我，爸爸，因爲事情給我弄得一團糟。但是我不能因了我的過失而使這位姑娘受累。我祇得放棄我那二十五萬，來救她的性命。

這姑娘怎麼啦？

她做工做得快要死了。她在一家飯館裏每天站十四小時。

哦！

你知道，吉茜——我記得你是到佛老利達去養好的。（對大家）瞧這不同的地方！瞧她們倆地位的相反。這就是我所得到的深刻印象——我沒有法子。除掉我要送這姑娘到佛老利達去，給她像吉茜所得到的那樣的機會。

她是誰？

賈 吉

她是一個女招待。我快餓死的時候，她幫助了我。所以現在我要幫助她。她是非常之好的，吉茜，你要好好地待她。那是太不公平，要讓她死，祇因為我是一個游手好閑的人，什麼也做不來！鮑浦——你如知道我得到怎樣一個教訓，你就會心滿意足了。你再也想不到我脫離了這些環境，感覺得怎樣，——真好像從可怕的夢裏逃出來一樣！我簡直不能十分相信這是過去了。（他站住呆望着前面）後來我想——我已經把她帶了出來，但是還有多多少少我都丟在後面呢！有千千萬萬的人都落在那火坑裏呢！佩安，瞧瞧我！那是一個可怕的夢，現在是都過去了！這是我的姐姐——瞧！她從前病得像你一樣，可是現在，她是多麼強健啊！瞧瞧她的臉——摸摸她——拉拉她的手。你也要像她一樣，你要立刻到佛老利達去！你還不相信嗎，道萊？

我們好像也有點明白了，賈克。

賈 道

哦，我忘了。這是我的姐姐。這是道萊，佩安的姐姐，這是碧兒——一個賣報的小孩，當

我窮得不堪的時候，他幫助我的。

好啊，太太先生。

你和我們開的什麼玩笑，賈克？

賈 道 這是我所賭的東道。我跑出去要靠自己生活，看看我過得怎麼樣。我並不是和你們開玩笑，道萊。

道 我想這個玩笑對於佩安是太大了。

賈 你是什麼意思？

道 你答應要和她結婚呢！

參 什麼？

吉 和她結婚！

道 那是他對她說的。是不是，賈克？

賈 哦——我——

道 那很好，賈克——因為我們還來不及。

賈 不，不，不要誤會我。我不過想暫時不告訴家裏。

爹 (走向前) 哼，你這混蛋！

賈 爸爸——

爹 你倒老着面皮到這裏來告訴我，你答應和一個飯館裏的女招待結婚！

賈 是的，爸爸——

爹 (大怒) 你瘋了嗎？你豈不是才證明了你不能賺錢裝飽你自己的肚子嗎？你到這裏

來哀求我饒赦你，又告訴我你要和一個賤貨結婚——

賈 爸爸！住嘴！

道 對不起，賈克——我們要走了。(站起)

吉 不要走——等着爸爸，求你——

爹 讓她去！這裏沒有她的地方。



幕 四 第

道 來吧，佩安。（攙着她）

吉 （神經錯亂地）爸爸，你怎麼是這樣兇狠呢？

爹 不用你管，吉茜。

賈 假使她們走，我也走，爸爸。

爹 走吧，你走了更好。

賈 我如果去，我就永遠不回來了。

爹 誰叫你回來的？

鮑 等一等，伯父。

爹 不用管我，鮑浦，我會辦的。

吉 （跑到賈克面前）賈克！賈克！等着！

道 來吧，佩安！這不是我們的地方！

賈 我自己來帶她去。（和佩安從左出）

吉 賈克爸爸並不明白他所講的話！

爹 誰說我不明白我自己所講的話？誰說我幹事自己不負責？誰說我要你們小心地防

備？我叫你們大家明白——

吉 (抓住爹) 你豈不瞧見這姑娘快要死了嗎？

碧 我也走。(對爹) 喂，先生——(爹呆望着他) 你比我的乾老子更壞！(和道萊出)

吉 (神經錯亂地) 爸爸！爸爸！我求你——發點慈悲吧！(她俯在他身上哭泣)

鮑 伯父，你真的待他太不好！

爹 我並沒有徵求你的意見！

鮑 那麼，我想我也和他們一同去吧！

爹 隨你的便！(鮑浦出。插劇漸隱)

威 (低聲) 我正寫到這裏。(一停) 也快完了。你以為如何？

蓓 可是，威侯，你知道我早對你說過——

威 (失望的聲氣) 那是完全錯了! 是不會編戲劇。我得重新寫過!

蓓 我從來沒有說過那些話，威侯。但是我告訴你，你不能讓觀眾看了那麼多的悲哀故事，還要加上一個不美滿的結局。你簡直去不掉那種論調。

威 可是我當然不能使這個戲劇圓滿地結束啊!

蓓 那兒有什麼律法阻止你?

威 真理的律法阻止我。

蓓 你是什麼意思? 賈克的爸爸豈不能寬恕他嗎?

威 不行!

蓓 爲什麼不行?

威 因爲我的爸爸並沒有寬恕我。

蓓 但是威侯，還有許多旁人的爸爸呢——他們並不都是這樣地沒有心腸。你祇要另揀一個爸爸編進這戲裏就行了。你不能爲了你自己的滿意而寫——你要顧念到

戲院老闆。

威

(跳起來揮手) 哦，我的天哪！老闆！難道我要埋沒我的藝術天才，去餵飽老闆的貪慾嗎？  
蓓凱，你把這本戲劇拿去，去照着百老匯的口味寫吧！不然我要撕毀這討厭的東西了！  
(拿稿)

蓓

(攔阻他) 威侯！

威

我寫好一本戲劇，你倒叫我再寫一本。等我拿給經理去看的時候，他又要我寫第三本。他老婆看了，我又要寫第四本——還有舞臺監督——也許他還有老婆，還有誰嗎？

蓓

(笑着) 還有男主角，女主角——這一次兩個女演員要爭奪領前，要因地位的問題打得頭破血流呢！還有報館主筆和資本家，還有許多報紙上戲劇評論的撰稿員，他們要在第二天早晨實實在在告訴你爲什麼你的戲劇完全失敗了。(用手抱住他) 威侯，不要這樣沒有耐心。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沈悶得這麼可怕的一個結局——戲幕

的人個個都把一切失去了！

但是並不如此呀！

威 賈克失去了他的東道，和他的二十五萬——還有他的家！

威 可是你知道他所得到的是什麼。

威 什麼？

威 第一是智慧，第二是妻子。

威 觀衆當中有幾個人知道什麼是智慧，並且個個人都知道用不了二十五萬就可以買一個妻子。

威 那都不錯——那是普通地看法。但是還有許多這樣的人，他肯犧牲了那麼多的錢去尋一個性情高貴忠心可愛的女人，她肯和他一月忍受生活上的一切艱難！我自己就犧牲了不止二十五萬，你以爲我會懊悔過嗎？我如能拿回我的錢來，你以爲我就會把你和碧兒丟開嗎？

蓓 (手按着他的手) 威侯，你是太好了，但是你的戲劇裏並不同。第一，魯兒並不是賈克的孩子；並且佩安是快死了。你瞧，你寫的是這樣可怕的一個故事——

威 (忿怒) 不要再對我講了！

蓓 原諒我！你頭痛呢，你也很乏了——我們現在不應該再辯論。當你工作過度的時候，你簡直不能把這本戲劇編得好。停一會兒吧，休息一下再來。

威 但是我們目前就要餓死了！

蓓 不，威侯，我們不致於餓死。讓我去找個事把我們渡過這難關。所以你好幹你的工作，不致累壞——好吧，威侯，答應我吧！

威 (思想) 聽我說，蓓凱，我們如果要另覓生路，我倒想到好法子。

蓓 什麼法子？

威 我去見爸爸。

蓓 哦，威侯，你辦不到吧！

威 我已經想了三天了。你瞧，我把他編進戲劇裏，同時也把他帶到我的思想裏來了。我

待他太嚴厲太無情——但是我仍舊深信我是愛他的。也許他脾氣壞的時候不得已而出此；如果他是頑固的——那麼，我也是和他一樣的頑固。我等了這麼些年盼他來，也許是我應該先去。現在他已老了——他也活不了多少時候；他如死了，我就要抱恨終身，沒有寬厚地待他。我並不是爲了他的錢——無論如何，他終究是我的父親。假如我要屈身就教，也許我就應該先給他一個機會。（稍停）你以爲如何？

蓓

我不知道，威侯。我想，也不會有什麼妨害吧。（稍停）

碧

（忽然在左面打門）快讓我進來！

蓓

（跳起）什麼事？

碧

（跑進來）哦哦！

威和蓓

什麼事？

碧

一個人想要綁我？

威和蓓 怎麼？

碧 想——想拐我走。

蓓 碧兒！

碧 一個老頭子——還坐着一輛汽車！

威 你弄錯了吧，碧兒？

碧 他下了車來問我的名字。後來他又問我歡喜坐着車子去玩吧。我記得你對我講過綁票匪。所以我跑上樓來了。

蓓 (呆望着威侯) 他以爲會——

威 我去瞧。(左面鈴響，他停住)

碧 那就是這老頭子！他追我呢！(躲在蓓凱背後)

威 讓我們來瞧。(開門，爹站在門口)

碧 (低語) 老頭子！



爹 (一聲不響地進來；四面望望) 哼，小夥子！這就是你住的地方！

威 (低聲) 是的，爸爸。

爹 就是這個女人嗎？

威 是的，爸爸。

爹 這小孩嗎？

威 是的，爸爸。

爹 (稍停) 你從來沒有想到我也許歡喜瞧瞧我的孫子吧？

威 我——我並不知道，爸爸。(稍停)

爹 (悲傷的聲調) 好，現在你逼着我來屈身就教，你還有什麼話對我說？

威 (驚訝) 哦，爸爸，寬恕我吧！(握住他的手) 爸爸，我真慚愧！我今天正要來見你。我的確是的！

爹 (回復他的粗魯的態度) 哼，小夥子，我很高興你至少學到一點知識了！你弄得怎麼樣？我

敢說，不很好吧。

一點也不好，爸爸！

爹！還有臉告訴我嗎，啊？女人臉色多白；小孩也是的。（對碧兒）到這裏來，小寶寶。這就是我的孫子！對威侯你很好，你和你的老子爭戰，要丟我的臉；但是你沒有這樣的權利用你的小孩。（瞧瞧桌上的稿子）這是什麼！

蓓 那是威侯的稿子。是一本戲劇。

爹 那就是他幹的事嗎，倒不當心他的妻子和小孩？（用他的杖把稿子打散得一地）  
威 哦！

蓓 不要這樣！我們經過這許多麻煩才弄好的。（收集起稿子仍放在桌上）

爹 裏面是些什麼？讓我瞧瞧。（要去翻看）

蓓 （忽然大驚）不行，不行！

爹 啊？爲什麼不行？

蓓 現在可不行。等着——威侯要重寫過。您知道——（她笑）他的理想又錯了。

蓓 （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什麼玩意兒？

蓓 您知道，爸爸——威侯過着艱難的日子，所以使得他很悲觀。他寫了一本戲劇，他用了一個不美滿的結局把它弄糟了！可是，現在——現在是圓滿的結局！這一定會成功的！（跑到威侯前）哦，威侯，我知道那該怎麼寫下去！我有了適當的詞句！讓我來寫吧！現在正在我的頭腦裏！（跑到桌前，拿起筆和紙）

蓓 但是怎麼——

蓓 等着等着！請你原諒我們！這是很要緊的！碧兒，帶你的祖父去！帶他到屋頂上去瞧瞧！帶他到樓下去聽聽小叫化子唱！我祇要十分鐘就寫好了！（推蓓和碧兒出）對不起，祇要十分鐘！（把他們關在外面）現在，威侯，到這裏來！你現在總知道是怎麼的了！爸爸已經回心了，你的圓滿的結局也已經成功了！你並不是對戲院老闆讓步——你祇是依照事實——一個父親的天然情感，他愛他的兒子，忘記了他一切的錯誤，和他自己

的壞脾氣他趕他出來——可是他的心一直傷痛——他懇摯地想回心。哦，威侯，你必須明白！

(勉強地) 是的，大概不錯。

| 蓓 | 威

那麼好吧！我們回到你那幕爸爸的客廳裏——賈克將把佩安扶了出去。(插劇全明)  
爸爸站在那兒，吉茜纏住他。哭着求着。鮑浦正和他辯論。爸爸起先不理——等着，我來寫下去。(插劇全明，威侯溜出。)

| 鮑

伯父，你聽我的理由！不要弄出大錯來。賈克已經得到他的教訓了。你豈不知道他得到了嗎？這就是我們大家所要他學的。他已經懂得人生的真象了！

| 吉

(對鮑浦) 叫賈克等着！不要讓他走掉！快點！(鮑浦出) 爸爸你要寬恕他啊！他帶來的  
是個好女子——你豈看不出嗎？並且她病了——她病得像我從前一樣！你還記得  
你那時是多麼爲我着急啊！你並不是真兇狠的，爸爸——

| 爹

我並不要做兇狠的。但是我可不要他——

|吉 你要寬恕他，爸爸！（賈克和鮑浦站在門口，道萊和碧兒跟在他後面）賈克過來求爸爸饒赦你！  
他究竟是你的爸爸！你一定要如此，好救姑娘的性命！

|賈 （進前）不要誤會我，爸爸。我並不是爲了錢。我失掉我的名分了，我不管你怎樣去支配。但是我一定要救這姑娘！你豈不知道我所受的苦嗎？你豈不知道我這次出去已經得着些東西了嗎？

|爹 你得着什麼？

|賈 第一是智慧！第二是妻子——一個性情高貴忠心可愛的女人，她肯和我一同去忍受生活的艱難，那豈不是比二十五萬塊錢更寶貴嗎？回答我，爸爸——（向他伸出手來）  
哦，爸爸，豈不是嗎？

|爹 （嚴厲地）哼，小夥子，我很高興，你至少學到一點知識了！（他抱住賈克）  
（站起來指着插劇）瞧瞧！那就是你的圓滿的結局！那就是你的值錢的文章！

幕下——  
（完）